國朝名臣錄 前四
廿二千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

卷之七

卷之八

許琮 忠貞 陽川 尚友堂　魚世謙 文貞 咸從

魚世恭 襄肅 牙城　鄭蘭宗 翼惠 東萊 虛白堂

李從生 莊襄 咸城　李德良 全義

成俔 文戴 慵齋　柳洵 文僖 文城 老圃堂

李陸 靑坡　許琛

盧公弼 文成 菊逸齋　安琛

蔡壽 仁川　李蓀 胡簡 漢山

權景祐　金訢 顔樂堂

兪好仁 濡溪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之七

徐居正 文忠公

字剛中號四佳亭大丘人永樂庚子生 世宗戊午生進甲子登第賜暇湖堂選入集賢殿 世祖丁丑重試丙戌叅抜英登俊兩試 成宗朝叅佐理功臣封達城君歷大司憲六書判書典文衡官至左賛成戊申卒年六十九

景泰癸酉 光廟之赴京也徐居正以集賢殿校理隨行渡鴨綠江宿婆娑堡是夕居正母訃至 光廟欲秘之夜居正有異夢驚起流涕同宿者問之居正曰夢月怪

夫月毋象也吾有毋在堂㝱徵不祥是以悲耳有以此言告者 先廟歎曰居正之誠孝足以動天遂以實告之（東閣雜記）

刑曹叅判時有一巨猾假造文印盜占公私賤前後官吏不能決自公視事其間立見巨猾即迯

時有訟者云 英陵非吉地當遷 世祖召問公對曰洪範一篇聖人傳道之書而雨暘燠寒風爲肅乂哲謀聖之應聖人之論至理如此耳若以山水方位配而合之爲子孫禍福則臣未知其可也且世之遷葬求獲福也王者更有何望哉 上曰吾復無意於遷陵也（並魚世謙）

撰碑

公承 命著五行摠括以進 上曰卿意以為祿命何如
對曰以年月日時類推之命之四柱極於五十一萬八
千四百而無復加矣固有四柱皆同禍福不相似祿命
之書不足信也或曰如李淳風徐子平發無不中安可
盡得而非之臣謂有明鏡於此物來照之姸媸自見如
李徐輩心本虛灵如鏡之明吉凶禍福自燭難逃非如
後世術士徒以五十一萬之四柱推斷億兆人之命也
上曰卿言是也
世祖嘗從容語公曰卿儒者自古人君於佛可拜否 公對

曰昔宋太祖幸相國寺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否僧贊寧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笑而不拜然則人君不拜佛正也拜佛權也公又曰 太宗朝中朝宦官黃儼持濟州銅佛而來使 太宗先拜銅佛而後行禮 太宗曰彼佛若自中國來則當敬皇帝之命拜之今此佛自我國濟州而來何拜之有群臣無人陳此者予以為不拜可也竟不拜儼屈遂行禮大聖人所見畧同 世祖又笑之 並稽谷舊錄

祁郎中順之來使也遠迎使四佳徐公以久無白拜洛于成川郎中[illegible]到江公僅反於良策館郎中待公頗不款

至安州登百祥樓是日適有風圍之以帳公令譯官告曰古人以背山起樓為殺風景今以帳幔遮擁面江之地使不通眺望無乃蹈古人之所譏乎郎中曰宰相亦識字乎始作詩示之公走筆次韻郎中覽而嘉惋遂令入座迭相酬唱自此相得歡甚及還朝屢寄詩及柬問報不絶稗官雜記

成廟幸成均館行養老禮語侍講官曰古昔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蔡沈書序盡之矣卿等宜更演繹公進對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之機在於此心之存亡是以蔡沈之言曰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

心者也頒 殿下終始一心耳 碑

所著歷代年表輿地勝覽五十卷東國通鑑五十七卷筆苑雜記東文選一百三十卷太平閑話東人詩話四佳集行于世 潛谷舊錄

徐居正典文衡二十二年掌試取士者二十三榜多得人董學士越來頒詔本國見居正甚尊禮之曰曾見倪學士遼海篇又見祁戶部皇華集纂高風久矣今何幸得相見

成化間徐居正爲慶尚忠清道軍容巡察使時兵曹請刊銃筒鑄[illegible]砲式令巡察使頒給沿海各官常行隷習

居正以爲不可啓曰大藥出於倭地我境與彼密通況三浦之倭與國人雜處恐或奸細之民潛通流入彼土非國家之深計也 上曰當初不復深惟其弊此言甚當（並東閣雜記）

畫師洪天起女子顏色一時無雙適以事詣憲府推鞫徐達城少時隨群小射的聚飮亦被拿去達城坐洪女側屢目不暫轉時南相智爲大司憲乃曰儒生有何罪其速放之達城出謂儕輩曰是何公事之忩遽乎公事當訊犯人之言又受考辭分辨曲直徐徐爲之何忩遽如是蓋恨不得久在洪女之側也儕輩聞之齒冷（慵齋叢話）

姜希孟 文良公

字景醇號私淑齋希顔之弟 世宗二十九年丁卯登魁科 文宗朝賜暇湖堂 世祖丙戌叅拔英登俊兩試 睿宗朝叅翊戴功臣 成宗朝叅佐理功臣封晋山君官至贊成卒年六十

姜公希孟爲刑曹判書剖决明敏獄無因人舊例以圄空啓之則有賞下僚欲啓之希孟不聽後沈貞爲刑判亦一日獄空方欲啓知適有捕告犯牛肉者貞語老吏曰鹿肉甚似牛肉吏揣其意卽論以鹿肉釋之遂啓獄空蒙賞已卯士類或死或竄配甚多貞實下手而乃欲得刑

措之名其矯誣無忌甚矣若希孟之攜讒可謂有君子之度矣(東閣雜記)

公嘗曰宋朝朋黨之患起於寇萊公搏擊人物其流之弊雖程朱亦不免於黨今現年少氣銳新進儒士日以搏擊人物爲事弊將何如(筆苑雜記)

姜私淑之詩文俱精緻典雅自是四佳之敵而其規模之大不及四佳(晴窗軟談)

林守謙

字益之號篁谷　人　世宗二十九年丁卯登第以
師儒薦歷司藝司成　光廟丙戌三對便殿後以禮
書叅議退老　成宗辛卯徵召入對拜同知成均舘
事

天順庚辰二月余以司藝丁母憂壬午四月終制以學官
常仕承文院　上方求文臣講論經史成化二年丙戌
六月初二日承政院承傳牌招顛倒衣裳詣闕文臣崔
池孫次綽表永中金龜李叔文鄭孝終金慎知劉思德
等先詣賓廳臣亦詣為　上御康寧殿　東宮坐北壁

承旨李永垠洪道常鄭蘭宗李壽男賛成崔恒戶曹判
書盧思愼兵曹判書金國光工曹判書丘從直都摠官
鄭軾輔德鄭自英司藝魚世恭及宗親若干侍側先呼
崔池就御前崔恒出題易繫辭窮問通否卽啓至於臣
問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直窮到處臣引大學明
明德新民之說以對崔恒啓曰精通講畢後　命賜酒
食　上問易與太極孰先孰後以易爲先者丘叅判等
四人以太極爲先者自英等五人反覆詰問臣以易爲
先反覆論辨以對　上曰汝等皆退精思妙理皆達鳴

呼誠千載之一大幸也

七月初二日仕承文院承政院又承傳而招即詣闕與金宗漣鄭自英俱入賓廳　上御康寧殿命招直講金紐正言金湝皆令彈琴俄而召臣三人就御前　上以孔子夢周公高宗夢傅説莊子夢爲蝴蝶竊問聖愚成夢之由臣引詩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傳解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爲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視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贈惡夢獻吉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前王丕而後史宗

祝聱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反覆辨說

以對 上又問無極太極心性情人物化生之妙臣引

周子太極圖說與朱子四書註解以對 上又命禮曺

叅判姜希孟更令臨問心性情精微之蘊臣又引太極

圖說與四書註解反覆辨說以對 上命賜酒食日已

暮矣猗歟休哉

七月初四日昧爽承政院又承傳招之顚倒諸閔與丘致

崗李克基俱就勤政殿月廊 上御康寧殿河城尉永

順君崔恒韓繼禧盧思愼姜希孟衛將許亨孫等侍側

召臣三人入御前 上曰大臣薦汝等曰學問精愽宜

為師表予欲試汝等學問精粗其各悉心以對 上又
命崔恒韓繼禧曰李克基丘致崗素聞其名林守謙素
所不識予疑難處欲竊問又問聖愚成夢真歟假歟臣
對曰成夢之説前日展盡所蘊以對 上曰復詳解説
又問高宗念慮所孚精神所格孰為先孰為後李克基
丘致崗或以念慮為先或以精神為先臣以為念慮之
極精神格于天且曰聖人思慮專一故所夢亦正高宗
夢傅説孔子夢周公夢奠於兩楹之間曰丘殷人也明
王不興其誰用我也吾其死矣寢疾七日而沒先儒釋
之曰世世王祀夫子亦其夢驗至於我 太祖夢金尺

以視之聖人之夢可謂眞矣常人思慮紛紜故所夢亦雜常人之夢可謂虛假矣　上又問無極太極心性情人物化生之妙臣竊探周子太極圖陰陽動靜之妙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之功以對　上又問心性情意如何分別臣對曰心統性情性發爲情心發爲意　上又問其所以然臣對曰性無不善故情無有不善理氣妙合爲心故意幾有善惡或有計較先儒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此之謂也　上又問何者爲善何者爲惡臣引大學或問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汚穢也　上又問善惡何自而生臣對曰太極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陽善陰惡此善惡之所由生也　上又
問然則善惡已具於太極乎臣對曰太極形而上之道
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朱子曰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
不雜乎陰陽故臣以爲太極純善無惡至於形旣生矣
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上再三詰
問太極中善惡具乎否臣對曰凡物有形而後有善惡
太極無形底道理故純粹至善陰陽有形底物故有善
惡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前何嘗不善是也　上又命
崔恒叟問理氣精微之妙臣引朱子太極圖說朱子四
書理氣之說反覆辨論以對　上問臣時職左右曰前

御　郎呼吏書判書韓繼禧準職叙用事　傳教郎
拜成均司成　上召崔恒進爵又命河城尉賜酒臣等
既而　上召臣臣入　御前伏地　上召韓繼禧令問
臣曰今日大臣一處接見爾心何如臣對曰今日以一
介微臣得聞　聖旨若夢登天上惶恐無地
進之　御前　上以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詰問臣引易
坤卦文言傳觧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以對臣
又曰主敬之功有四焉　上笑曰爾速具陳臣引程子
主一無適整齊嚴肅謝氏曰常惺惺法者尹氏曰其心
收歛不容一物者爲反覆辨論以對　上大笑又問主

一無適以今日之事形容以對臣對曰　聖上以無極太極人物化生之妙諄諄下洛至誠一意以對固無他心是所謂主一無適　上大笑又問爾何自而生臣對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上又問爾祖上亦何自而生臣對曰祖上其初也稟天地之氣以生世世相傳傳在於我祖父之氣即臣之氣也　上命崔恒更進爵臣少退伏地　上呼侍女唱歌崔恒等皆起舞　上又命臣起舞　上大笑又問恒等守謙之舞何如良久乃罷出外靜思若夢登天上而覺在塵土也嗚呼誠千載難逢之異寵也 並師友錄

故同知林公以經術著聞嘗召至禁中親與論難性情之蘊及其以禮書叅訂退老于行也以公經術宜爲太學之師也以書徵之拜同知成均館事公詎其殿上問荅之說又裝其諭書爲軸而一時文章巨公爲文若詩以賛美之者在卷亢若干篇謹按其召對在成化二年則 先廟十二年也其徵召在成化七年則 成廟二年也其官止於同知而享年至於九十其鄕卽水原也其墓在水原府治西幾里云今視此所録進對之語可見其於經書傳註及先儒之言貫穿該洽也視諸公所爲詩文皆盛稱其以經術道德退卧林泉而恩召起之

以敎胄子爲曠世之美事如徐居正金守温姜希孟諸公皆以文章官業致位卿相名垂後世是時其齒爵亦已高而其言皆尊敬之若後生之稱先輩長者也可見其積學之深恬退之高一時人望之重也顧我國文獻不足公之世距今僅百數十年而國中之人未有知其名者獨此遺籍藏於其家而代數已遠其後孫亦不能知其學問德行及歷仕出處之詳惟因此錄見槩略如是耳金乖崖說云公學於集賢直提金公汶金公學於司藝李公陽明李公游於牧隱陶隱陽村之門蓋東方學術自麗季以前不知爲儒術也 本朝自靜菴以後

此學始大盛而其淵源實出於圃隱也今觀此說又知圃隱一派傳至於公而公在靜菴前矣夫聖賢之學湮晦千年程朱始闡明之而不續亦久矣況我東之陋質尤甚其能自拔於俗習而遠希聖賢之學豈不尤難也公於經術其所造詣雖未得知然其平生用力於此則决矣又能蟬蛻紱冕勇退林壑以終焉豈非世所難之高賢也且具敎名達於九重推重傾乎朝廷而身沒未幾其名遂泯甚矣東方文獻之昧昧也如是矣

公旣老退居縣南道高山陽禾洞里又號高山處士徐居正記曰先生之致老于鄉也朝議皆曰先生懷奇抱藝

不大厥施不宜早退及論師儒之表必推先生爲首
殿下卽位以書徵還旣至引入內殿咨訪治道先生極
陳時弊數十條又論治天下國家必以敎養爲先引胡
安定程明道兩先生已行已效之法反覆論達 上皆嘉
納卽擬同知成均館事時居正承丞長成均與先生同
仕師摩先生所履之純所見之明所論之確超邁卓越
數年之間陶鑄漸摩人才輩出大有補於文明之治先
生嘗裝諭書爲一軸示余余伏讀再三深賀 聖上知
人之明任人之篤先生遭遇之隆也昔陽城爲國子司業
大有顯效唐宗尚不能容出爲道州柳宗元極論不可

先生經明行修退在田野而　聖上旣其賢入居胄監爲師儒之宗其出其處明白正大亦可爲斯文之模範其視陽城之不遇　聖上能用爲何如也是用書其顚端以示後來云

成任 文安公

字重卿號安齋昌寧人永樂辛丑生 世宗二十年戊午進士丁卯登第由註書歷集賢校理吏曹佐郞

世祖三年丁丑重試丙戌忝拔英試官至吏曹判書 成宗甲辰卒年六十四

公生而骨格異凡七歲受章句能通曉文義有同舍兒讀孝經公從旁默誌之退而口誦不失一字先公大奇之曰此兒他日必有大過人者

十八中司馬試蔭補 健元陵直公辭曰男兒要當耀高科濶步亨衢安用屑屑小官爲乃下帷讀書遂捷丁卯

科

世祖嘗聚文士于勤政殿出島夷山戎絡繹來朝箋依科
場例取二十餘人公居首陞僉知

吏判有闕朝廷難其人 世祖曰吾有一廉直卿等無慮
尋以公為判書

公不喜塵務靜坐一室累石為山引水為池相對怡然
公休休有容人之量風流文雅冠一世其為學貫穿經史
施諸政事蔚有經濟大才文章超卓詩隶尤精筆法遒
俊可愛 世祖出趙子昂書命公效之甚逼真 世祖
稱歎美之 成宗晩知公之善書而公已病矣 命取

盛年所書而覽之曰眞天才也

公之筆法與子昂頡頏書景福宮門殿之額專倣雪菴人皆美之

公抄錄太平廣記五百卷詳節五十卷刊行於世又爲太平通載八十卷又抄經史之文其對偶以文質空別之文者行語也質者著語也空者助語也又撰我國地圖半未成朝廷設局撰輿地勝覽皆因公規模也

公卒其子世謙及弟俔朝夕敎誨讀書作詩每夜同宿相戱曰兩童能文章吾輩他日閉門自縮俔嘗曰世謙不幸早死余之得至今日皆伯氏之力也

公嘗戲謂弟侃曰國法五子登科者榮贈父母存者賜米二十石我兄弟只三人然我登科又恭重試拔英試弟侃登科汝亦登科重試拔英試過於五也我父母當享其榮而未有國法亦可恨也 並濟谷舊錄

成文安公任眞草隷三法皆妙先恭惠公曰仲文猶谷文景公以善寫鳴一時覩汝筆跡似不墮家業公書法晩乃益進書圓覺寺碑 先陵嘉歎之近來書法 公㝡優 筆苑雜記

李克培　翼平公

字謙甫廣州人遁村集曾孫忠僖公仁孫子永樂壬寅生　世宗二十九年丁卯司馬旋擢文科選槐院歷正言吏曹叅議兵曹叅判集賢提學巡察忠淸慶尚全羅三道判吏戶刑曹揔司馬典春官者各三　世祖朝叅佐翼功臣　成宗朝叅佐理功臣封廣陵府院君官至領議政燕山乙卯卒年七十四

少時從許文敬稠學文敬有識鑑之明每謂公非常之器以外孫女妻公

以聖節使檢察官如京師有一通事犯禁公據法論斷一

行肅然前此通事犯法者多而檢察官不擧職故奸不
止公獨一法不饒時論多之
世祖靖內難兼判吏兵曹見公湲皃之每指之曰是他日
都承旨慶尚道守令萬戶有不法者特遣公糾察公悉
摘發以聞而罷黜之無一人有怨言
判通禮門事 世祖親祀圜丘執事資窮者當陞堂上而
公亦與焉臺諫駁之 傳曰餘子可也至此某宜以
允流待之
癸未丁忠僖公憂乙酉丁大夫人憂服闋詣闕肅拜 世
祖與 貞熹王后同御內殿引見賜酒卽封廣陵君

成宗辛卯全羅道飢　命公往賑其民公盡心措置一道賴以全活旣還　上嘉之特賜衣一襲

丙午秋　上幸洪卜山观獵圍諸將請驅逐群獸徑下平地射場急取之左右皆曰可公獨曰王者當取物以正若詭遇獲禽臣未知可　上嘉之

戊申春翰林侍講董越給事中王敞等頒登極詔　上出慕華館迓之越等詰本國迎命違禮不卽進　上遣左右辨說者屢皆不聽至遣公見公德宇大加禮貌之卽來頒詔　上說特賜内廐馬一匹及其還也百官送于郊外公亦在其行越就公之位曰真朝鮮老成人

太學生李穆等論駁一大臣語頗不遜 上欲加罪焉宰相臺諫請釋不允公啓曰新學少年不知事體言雖不中固當容之 祖宗以來儒生言事者亦有之未嘗有受罪者今若罪之恐防言路 上許之

燕山乙亥命曾經政丞以上各書嘉謨嘉猷以進公之書曰 成宗嘗臨雍乞言臣講論中庸至哀公問政章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曰古今帝王爲治之要在此願 上留意焉 成宗特賜嘉納今臣亦無他辭臣之平生所學在此矣願復留意焉燕山鄭重之命承政院書諸冊以進

公氣度雄深志慮堅確本之以經術文之以吏治守之以正大行之以忠勤歷事五朝出入將相身係國家休戚安危者殆三十餘年其間政柄在手寵眷冣身者久而門無干謁人無閒言茲惟難哉

公嚴重平居寡言笑杜門不接賓客客至門者輒曰主出矣不以入報故至者亦少門庭常蕭然雀羅可設

公於物無所好只酷好書史常手不釋卷至老不倦其爲學務實不務華口不嘗吟哦詩律自奉儉素食無萬錢之費衣不五采之備惟酒不禁但和其面醺其氣而已未嘗以歌舞管絃爲娛常曰我或不得已對客聽樂則

終日茫然自失若犯重罪然也試國家事務存大體不

擧苛細平生不喜言人過人有斥人之短者輒艴然曰

果若有短當取其所長況難的其短乎

公常慮家門太盛戒子孫曰凡物盛則必衰若等毋或自

滿名二孫以守謙守恭曰處世之道無過此二字 並虛白堂

洪貴達撰行狀

韓繼禧 文靖公

字子順尚敬之孫永樂癸卯生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進士丁卯擢第拜集賢殿正字歷校理執義藝文直提學工書叅判吏書判書 睿宗朝策翊戴功臣成宗朝策佐理功臣封西平君官至左賛成壬寅

卒年六十

公生而穎異性又端重不妄笑語動止從容中禮屹若成人稍長知讀書忘寢食學日就中進士入胄監以平日所得所疑者質之師友研精覃思欲究底蘊不得不止由是所見益高所得益精大為儕輩所推

世宗留意典籍建藏書閣購求中國四方諸書充溢棟宇公居常披閱無書不讀博覽强記兵落載腹人或比之世南秘書平時公暇朋僚盡簪高談異論英藻進發公端坐正色手執一卷目注心想不左右酬答一座嚴憚世祖以公學問精邃勤謹奉公凡經籍典章褎集纂述委任責成公日慎一日中罹疾恙濱死者數 上甚軫慮手製文禱之病間召見 便殿謂公曰汝憐我心我憐汝色我嘗病卿嘗救之卿今病我亦憂之其憂之深故至不欲聞卿姓名不啻今日得見卿面勞慰甚至其得聖眷如此

丁亥夏逆臣李施愛煽亂東北殺節度使觀察使攝吉州叛又欲謀害在廷大臣飛語　上聞公名亦在其中上召引群臣咨議處置被告將相皆就私第待罪公猶不知隨例而入中官止之公逡巡不敢進　上笑謂公曰卿來何後耶　命與群臣同議仍留禁中逾月遣還公忠誠明白素著故雖在危疑之地見信於　上如此自是常居帷幄謀議贊襄卒之元惡授首一方寧靖公之籌畫與有多焉

戊子八月　上弗豫召公入侍越數十日　上疾大漸世子侍側　上謂　世子曰平日欲作如祖訓條章者

援汝今既不能略擧大槩一曰敬天事神二曰奉先思
孝三曰節用愛民汝其體念毋壞我寡命遂 命公導
揚末命于 世子俯伏祗承 上又謂公曰知卿忠赤
命卿輔幼子卿其不忘幼子幼子亦豈忘卿庶幾相濟
九月某甲 上召公諭以内禪之意公曰此大事勿煩
聖慮以靜調攝 上厲敎者再命公取大寶衮冕授
世子 世子跪拜受出御正門受百官賀翌日 上
昇遐自 上遠豫至于内禪事機蒼黃公在宥密周旋
左右咸中其宜非公篤棐之忠能然乎
一日群臣會議 大行廟號 睿宗命公諭群臣曰先王

功德隆高非一二字可旣欲上十八字兼判禮曹朴元
亨諡加二字 上怒曰誰立此議沮敗我意群臣莫敢
出言公曰奉 旨不稱致有此議臣實有罪 上霽威
公之謙恭自損類如此
公中年以後疾病沉綿形容消瘦多時告調怡養精神常
自退撝若無意於名宦者其高風雅量不可尚已
公資性簡重操履端純平生立志毅然以古人自期出乎
辭氣發於議論者明白正大無纖毫瑕纇居官莅事清
白自持與人語先自退讓未嘗表襮崖異及臨決大事
確不可犯居家儉約自奉甚薄耳不聽絲竹目不睨粉

黛圖書一室淡如也知遇我先陵千載奇逢寵擢而心
愈小位高而志愈卑　列聖相承眷遇之勤有隆無替
公能砥礪名節保全始終嗚呼盛哉 並徐四佳居正撰碑
韓公繼禧學問精詣識見高邁大為　先陵寵遇為吏曹
判書從容啓曰臣待罪銓衡常開閤迎士大夫品題人
品尚恐不能甄拔賢愚況令設循資之格嚴奔競之禁
是使聾瞽辨赦色乞罷之　上曰使繼卿者皆如卿則
可非卿不可公之注擬人物一出至公不以私恩貸親
舊士大夫有或為子弟求官者不甚拒之曰古人云内
擧不廢親子弟苟賢則言之者非過用之者非私苟以

謂膏粱子弟稍存形跡非用人大體也華苑雜記

西平公韓文靖公累代勳德富貴赫然而氷蘗自守祿俸所入亦必散賑宗族之孤寡者以此家道凉薄朝夕菜糲老而愈厲凡西原府院君繼美闡之時時周給亦皆辭以不受一日設門會於上黨府院君明澮之第一座咸曰西平年紀已高自奉猶儉服御之躰覩瞻極未安盍思所以處之上黨曰此吾之責也遽呼兒取紙筆來成一卷列署諸親在座之名上叙公清簡之德次述一門不能奉承之失末言微物不足稱情之意遂以與仁門外皷巖下稻田種十石者献公牢讓不受上黨以下

且起且拜齊辭共賛勢不中止然後始廢之然其蹜踖不安之色可掬也老少咸起舞扶醉夜退可謂一門忠孝之盛矣先大夫外祖母即西平之孫吾宗家皷巖田亦分於此者云 寄齋雜錄

洪應 忠貞公

字應之南陽人 文宗元年辛未登魁科賜睠湖堂

睿宗朝叅翊戴功臣 成宗朝叅佐理功臣封益

城府院君官至左議政配享 成宗庭

成宗朝左議政洪應啓曰今因憂旱至於求言臣周詳庶

事無一事可致天譴顧臣非才濫叨台府未厭人望乞

解臣職以荅天譴乎 傳曰以旱灾人皆辭退則誰與

共理庶政乎且可代卿者有幾人哉不許

經筵講訖領事洪應啓曰臣聞命停慶尚蕣浦築城臣未

知其由 上曰此事業已共議而處置之應啓曰 祖

宗設軍之意今萬戶長在船上守禦然軍裝等物不能盡載船上故為萬戶者勢不得長在水上若設城堡則雖有不虞之變據城以守之不至於甚敗 上曰群議不一故停之特進官李克墩曰各浦軍器軍粮多不在船上如有倭寇突入船上失守則在陸之物亦難保有雖良將勁卒何能為哉若據城以守而援兵亦有則豈至於盡敗乎 上曰然則築之可也應曰若役齊民以築之則有弊使當鎮船軍等築之則可無弊矣況慶尚全羅道今年稍稔而又有拾石築功不難矣 上曰然

己酉三月經筵講訖洪應啓曰臣聞本國使臣之還中朝

遣序班護行到義州平安道因於支饋諸邑凋弊職此之由請因便達于禮部使不至義州　上曰中朝遣序班雖名爲尊待而實以本國使价從行之人或狂乎不謹故欲令序班禁職也他日使命之還因便通于禮部可也

庚戌四月經筵洪應啓曰五鎭判官試以文官除授而今遂爲成法五鎭防禦兵甲之事固非儒者所能也今者例遣文臣故年少武臣不知五鎭之事此甚不可令復五鎭内文臣三員則武臣二員武臣三員則文臣二員差授何如　上曰雖邊鎭不可專用武臣故以文臣試

之甭然嘗依所啓

公風標端雅操身有律有文名善書人以　相稱之輿地勝覽

盧思慎 文匡公

字子胖閑之孫宣德丁未生 文宗辛未生員 端宗元年癸酉登第賜暇湖堂選補集賢博士 世祖朝以承旨超拜戶曹判書丙戌擢拔英登俊兩試 睿宗朝叅翊戴功臣 成宗朝叅佐理功臣封宣城府院君官至領議政燕山戊午卒年七十二

幼與洪議政應同遊學洪之舅尹叅判嗣有識鑑一見異之謂洪曰盧家兒真遠大器畢竟其名位當與汝相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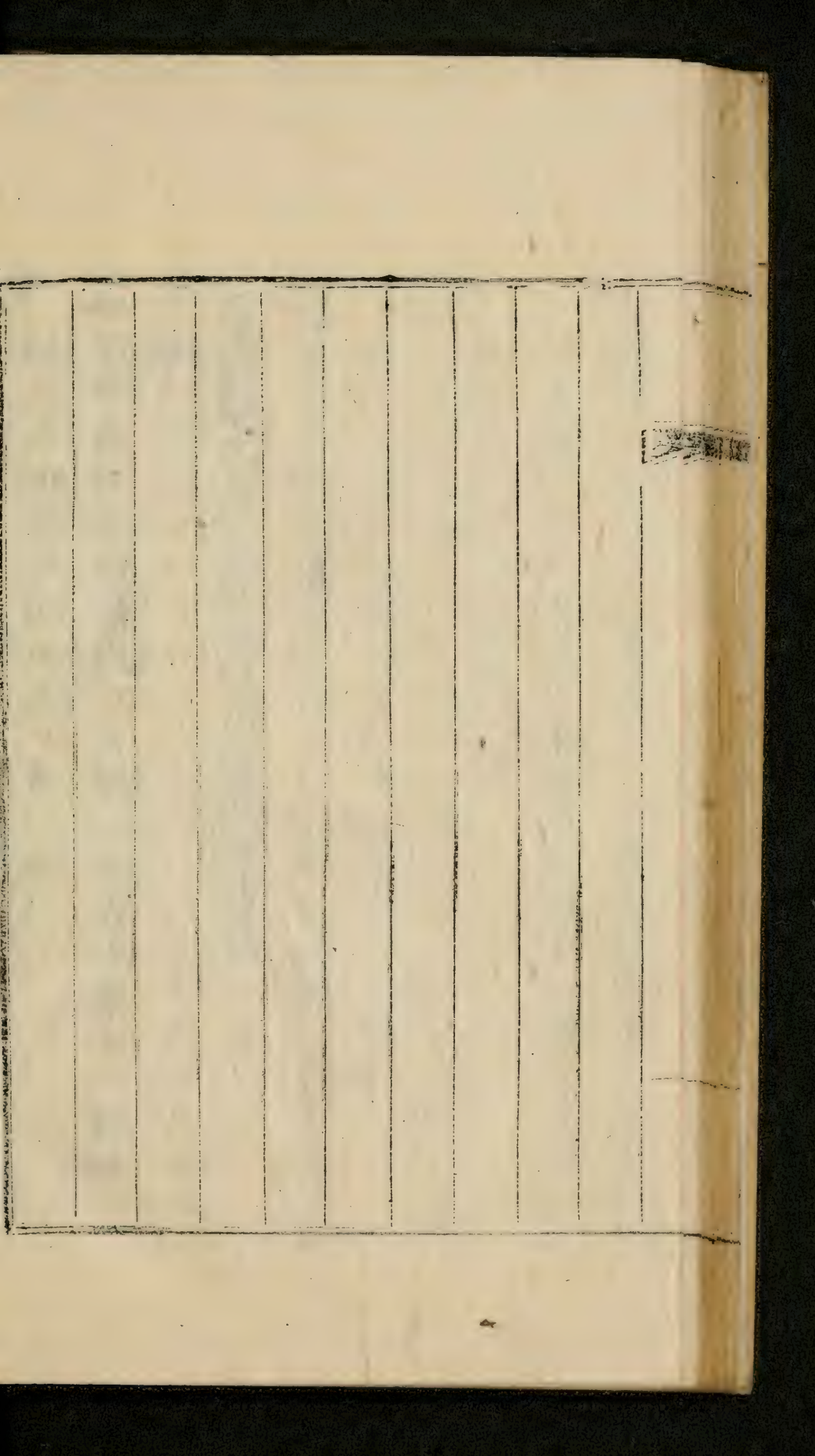
陞都承旨嘗入 內殿講論經史卞對如響 上每夜分

危倦留宿禁中之日居多 上方重經費擢授户曺判書經國大典命公分掌裁定户典是公所撰 上嘗評論宰相之才目公曰豁達第一

明使姜浩来公爲接伴浩稱公爲知禮其返也公在途患痔浩以所乘輿與公自跨馬行見重如此 並潛谷舊録

正言趙舜嘗駁盧思愼戊午史獄作尹弼商旣殺李穆且謂盧相曰舜亦可殺 盧曰是何言也終不聽

子光以獄事自任曰今日是朝廷皆排之時須有如此大處置日夜鍛鍊爲網打計謂尹弼商曰此人黨與一切鉏去朝廷方得清明盧思愼曰武灵何至爲此言耶清

論之士非國之福子先少沮通考並紀年
公好讀書博洽精微與李克墩柳子先㭽啓史㱕惜哉
舊録
盧思慎等纂修地誌以進名輿地勝覧

李約東　平靖公

字春甫星州人　世宗辛酉進士　文宗元年辛未

增廣文科歷持平陞通政　成宗丁酉拜大司諫未

幾特加嘉善以千秋使朝天歷同知成均館事吏曺

叅判開城留守庚戌特加資憲拜知中樞府事遂引

年退歸金山優游以終年七十八

公生而志學博通經傳天資寬厚秉心堅確不喜浮華不

治產業性又剛正人不得指以為是非真有德君子也

公平生以清愼自許訓子孫必以見金如石嘗以詩遺子

孫曰家貧無物得之分惟有單瓢老尾盆金玉滿籯隨

手散不如清白付兒孫

公德行文藝冠于儒林早與佔畢齋金先生為道義交晩登科第以文武全才為世所推（並舊譜）

公嘗為濟州牧使及其歸也只持一鞭既而曰此亦島物掛之官樓歲久鞭落邑人畫其跡於掛處以寓慕焉

渡海時舟到洋中忽傾回幾危公凝然曰吾行無一私豈悞中人欺凂致令神明諭我耶初本州將士輩以公嘗薦儒將為贄一甲待公披甲之日而恐公知之則必却潛付陪行裨將於越海後詮告矣至是皆以為江神亦不欲凂公氷操有此異事遂告以實公命投之乃波

定舟行至今名其所曰投甲淵 並輿地勝覽

畢齋嘗推翊公其贈公詩曰百辟班中三達尊又曰公是詩書真領袖又曰廟堂若要調元者時論應歸獨立君 本集

致祭文略曰天資端謹至性純直出宰百里治稱第一分陝宣化遺愛棠茇嘗長薇垣實賴勵翼

佔畢齋先生從遊平靖公李約東以德望清白著聞 東儒師友錄

金山人立書院於公所居與佔畢齋及青梅溪同享院廢

景濂稱公老村先生濟人亦立祠享之

李坡 明憲公

字平仲季甸之子宣德甲寅生 文宗元年辛未登第賜暇湖堂歷都承旨吏書叅判禮曺判書官至朝贊成

公登科八年之間超至通政年芳而位高人不見其驕矜之色 世祖朝為都承旨朝夕啓沃裨益弘多 世祖嘗御便殿循召公引其手以龍顔摩其面顧謂世子曰此他日汝臣也其勿忘遂 命親酌以飮之遷吏書叅判

一日入侍經筵退食賓廳 成宗令中官賫烏犀帶一腰

以賜曰淺嘉卿典禮三載無有過擧遂招加崇政臺
交諫其不可 上曰論人不論級乃予平日之志勿復
言
公素稱該識典故儀禮尤其所長凡朝廷大禮古制雖存
而踈簡可疑者公必商度古今務合於理 永寧殿用
樂與 宗廟異公啓臣嘗記 世祖之言於禘清廟祀
文王之詩而用之郊用之廟我國係太平定大業之樂
通用於 宗廟永寧殿亦可也臣覌龍飛詩非徒述
太祖之功兼記 桓王以上四祖之德 永寧殿用樂
合依 世祖之教 上以為然

公聰明絕倫善於談論　上令諸宰論難庸學盧思愼首發性道教三字次以理氣先後往復不已公應之如響

見潛谷舊錄

成侃

字和仲號眞逸任之弟宣德丁未生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進士 端宗元年癸酉登第賜暇湖堂官集賢殿修撰 世祖丙子卒年三十

公少時放蕩不羈嘗持杖日遊閭巷人目爲難當年十三折節就學十五中進士二十七登科第三召拜典農直長移入集賢甲戌陞修撰丙子移正言未就官病卒年三十嘗請人曰文章技藝我皆能矣所不能者惟樂耳仍學琴稍知音律自卜其名曰吾年三十足矣果合其數時匪懈堂以 王子好文學書法奇絶爲天下第一性浮

誕好古作武夷精舍于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淡亭蓄書萬卷招聚文士作十二景詩又作四十八詠聞公有名俾人邀之公往謁賡賦亭中諸詩詩語高絶遂敬待而送之期以後日再會毋夫人謂曰王子之道當閉門麾客謹慎無他豈有聚人作朋之理其敗可待汝勿與交其後再三招之竟不往未幾敗一門皆服毋夫人之先見並潛谷舊錄

成侃少以文章鳴爲人貌不揚集賢殿有燕會必邀爲坐客由是士謂貌醜者爲坐客李二相坡自以風彩嘗世第一而面上有鬚有戱之者比之尹吉生李甚病之

盖尹貌倹而多髯故也吾家有識集諸宰盛會時成為
司饔院正李目成浪吟曰有客有客成饔正自釋曰有
客之客坐客之客也成立對曰于偲于偲尹吉生蒲坐
無不失聲絶倒
世祖嘗策士見成笑曰汝雖才貌甚陋他職可承旨地近
必不可也至今謂成為 御覽坐客 並青坡劇談
成修撰侃自幼博覽廣記無書不讀經史百家諸子天文
地理醫藥卜筮道經釋教筭法譯語皆涉獵其徑庭閫
士大夫朋友之家有幽經僻書亦必求見乃已予之在
集賢殿侃求見藏書閣中秘書予曰内秘書不宜輕示

外人難之一日𦨕傫直忽聞謦咳聲乃佩也求見秘書

監𭁴乃許之終夜張燈不交目睫閱之幾盡後言閣中

書籍體制卷帙亦不少差後十年佩亦登第入集賢殿

長坐閣中左右書籍寢日晝夜閱盡群書同列以書淫

傳僻譏之然讀書過勞消慾成疾年三十而卒惜也華苑

雜記

孫舜孝 文貞公

字敬甫號勿齋又號七林居士平海人宣德丁未生

文宗元年辛未生員壯元 端宗元年癸酉登第

世祖三年丁丑重試歷典翰承旨 成宗朝拜江

原慶尚京畿三道觀察使大司憲刑曹判書典文衡

官至右贊成燕山丁巳卒年七十一

成廟朝出爲關東方伯一日入京肅拜 成廟御便殿引

見賜酒接語從容良久而罷即日下直還去兩司論其

以藩臣未有召命擅自上京請罷其職以懲無禮之罪

成廟引兩司於便殿而賜酒問曰久離榻下思戀其

来見而去人臣之至情而如是論之罪之輕重予未及知須詳言之兩司斂蹐而退 松窩雜記

孫公舜孝愛君之誠貫於金石其爲京畿監司也巡行列邑如遇一蔬一果一味之可其口者輒取以封進 寄齋雜記

上設養老宴于仁政殿 命世子押宴公進戒曰昔成湯日新又新聖敬日躋文王緝熙敬止願世子毋怠又曰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願世子念之世子具以轉啓上曰卿嘗以嘉言進戒今又教世子予甚嘉悅賜段衣一領 潛谷舊錄

燕山在東宮多無度群臣咸知其有童心孫公舜孝一日

乘醉直上 御床以手撫之曰此座可惜 上曰吾亦
知之不忍廢也諫官奏曰人臣上 御床已大不敬又
敢附耳語是無法請下舜孝獄論如律 上曰舜孝愛
我戒我以斷酒當何罪也
孫公舜孝位賛成兼大提學 成廟愛其才甚重之每戒
其好飲曰卿自後無過三盃舜孝曰謹奉 敎一日承
文院上事大文書 上見其表文不善亟命召大提學
使者十輩不得舜孝踪跡 上御便殿屢起龍床待之
甚勤落晩舜孝始至霜髮不斂酒氣滿面 上怒曰令
此賀表文不好欲使卿改撰卿醉如此且予嘗面戒勿

飮約不過三盃卿何不踐其言也對曰臣有女子出嫁

不見久矣今日往過留之飮故不敢拒但到三𢀖而止

上曰酌以何器曰飮以食鍮鉢者三耳　上曰卿其

醉恐不能作文當招提學與之撰定可也對曰不須煩

提學臣請結撰俄已曰臣已作頌請書之　上曰卿雖

妙書副本不可醉揮須用寫字人可也舜孝強曰臣請

寫之　上命給筆硯舜孝手揮三四筆摸畫掌中曰不

可中書　上命撤御硯賜之取其一新管畫之曰此可

用之因請曰臣老矣請得床而展之　上又命與之舜

孝即就副本書之書罷倒筆循行而看一過跪而進之

上意取觀之文無一字可竄者無一字可刊　上大
喜即付承文院封裹以送因命司饔院供宴具以樂之
命舜孝極飲遂大醉　上命起舞問曰卿能作詩乎曰
惟命　上命以張良爲題遂命以中字舜孝立而應聲
對曰奇謀不售浪沙中又以公字對曰杖劒歸來相沛
公其對封字曰借筯已能成漢業分茅却自讓齊封其
對松字曰平生智略傳黃石末路功名付赤松其對雄
字曰堪恨韓彭竟葅醢功成身退信英雄無不應之如
響　上大說曰卿可謂老當益壯者也飲酣　上命出一
老宮人彈琵琶而歌之又命舜孝起舞舜孝醉倒不能

起 上解藍錦段貼裡覆之而入群臣之間乃如此至

今聞者感淚 並五山說林

孫賛成舜孝忠孝朴直 上亦極好之一日晩與二宦登

慶會樓遥見南山側有数人環坐林薄間 上認其爲

舜孝亟使人覘之舜孝果與二客飲濁酒盤有一黄瓜

而已 上即具一馬盛饍酒肉馳賜之仍戒曰明日慎

無謝他臣知之必嫌其偏也公與客稽首涕泣酔飽淋

漓明曉又來謝 上召見責其不遵戒公泣曰臣但謝

恩他何卹焉孫公舊基今在明禮坊洞上層云 寄齋雜記

成宗昇遐公晝夜呼哭曰天日之表那得復見不食月餘

孫判院聚古人三休四休之說稱七休居士爲人純謹無他每事徑情直行若關風俗綱常必先致意醉則發豪語無已時嘗爲江原道監司適時大旱禱雨無效公曰不得雨者無他守令不無誠也如或盡心感天則天必應之遂齋戒親出祈雨半夜聞雨欻喜而起曰我嘗謂天被朝服立庭中無數拜天雨勢漸急有吏持傘倚後公曰壓尊處安用傘爲命去之衣裳盡濕又爲慶尚道監司若過孝子烈女門閭必下馬再拜雖雨不避都事李緝擁簑坐田間公拜畢謂都事曰足下何以爲之緝

曰我先令公拜矣左右無不掩口又嘗至平壤見箕子
墓下馬膜拜曰東人至今囿於禮義之塲者專是太師
之教又嘗陪獵于穿嶺猛虎被圍公乘醉抽木箭彎弓
馳馬欲入之衆人力持而止凡事多類此每於 上前
書忠恕二字懇懇陳啓 成宗以為忠直遂至大用公
位高而操心愈約每對客設酌只用黑豆苦菜松芽為
蔬專惡繁華之事 慵齋叢話
七休按行列郡道見孝子烈女旌表必下馬再拜而過就
金烏山下吉先生再故居為文以奠之曰拜瞻祠下彷
彿儀形惟烏山洛水之如昨念先生兮安在奠蕉黃與

荔丹葉英靈之不昧也此老無意雕琢於文字間胷中所發自能如此可以相見其風槩

孫勿齋爲方伯時若遇旱乹每致齋虔禱雨輒慌之如不雨則怒其神曰余禱汝雨而不雨何也怒神言雖非自反之道而身若不誠則必不能發此言也 丙辰丁巳錄

孫公爲贊成値大旱分差祈雨於名山拱立列日中一步不敢少側日旣沒天無雲公拖笏低首而歎曰天豈有不享誠哉必無其誠矣自咎不寐旣焚香奠爵若有呼者曰當大雨勿惱也明日大霈無不浹洽而止盡誠於己責必於天求之於古豈多見哉至誠可質神明者不知

其人歟 寄齋雜記

圃隱鄭文忠公祠堂舊在永川郡文貞七休公嘗按是路廵過郡境馬上醉睡瞢騰昏昏過圃隱村夢間依俙見一老翁鬢髮皤如衣冠偉然自言圃隱且云所居頹廢風雨無庇如有意相屬之色七休驚異之詢古老得其古址勗郡人營之堂成物備躬奠以落之自傾大危辭書堂壁曰文丞相忠義伯両先生肝膽相照忘一身立人紀千萬世景仰無已惟利所在古今奔走清霜白雪松栢蒼蒼構屋一間以敝風雨公灵安兮我心安兮窈疑忠䰟毅魄在天地間藹然與造化元氣同其流豈肯

區區以祠宇成毀有所丐貸於人耶意亦此老胷中休休平生以忠恕爲心其精神氣脉或能感通於恍惚閒耶龍泉談寂記

寧海府西有泣嶺俗傳使星若初踰此嶺則必有凶事人皆避之孫七休舜孝爲觀察使直到嶺上白古樹題詩曰汝揖華山呼萬歲我將綸命慰群氓箇中輕重誰能白日照然照兩情因改名破惟峴稗官雜記

凡人之將死精神不亂安然敀化者非有道者則固不能焉孫二相舜孝常自言吾顔必無疾痛而終一日與諸宰劇飲話竟夕晨起謂夫人曰吾氣似不平呼諸子來

速具飯飯訖曰吾欲效少時挾冊遊師門也乃取一卷
書挍之上下階級數次曰困矣吾欲休焉乃隱枕而卧
家人以爲就睡良久視之則息絶矣常命好燒酒一大
盡埋于臺石下如命焉 謏聞瑣錄

尹孝孫 文孝公

字有慶南原人宣德辛亥生 世宗三十二年庚午生員 端宗元年癸酉登第 世祖丁丑重試歷舍人全州府尹海西觀察使官至崇祿左叅賛燕山癸亥卒年七十三

孝孫兒時能屬文其父為議政府錄事清晨往相公朴元亨之門閽人辭以寢不為通日晚飢困歸家請其子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毋如爾父也孝孫書其刺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刺紙欲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吐握勞翌朝其父不省又往投刺相

公見其詩卽引入問曰是儞所題否其父驚懼失措審其字畫乃孝孫筆也乃吐實相公令召孝孫至則頴悟不凡極加奬歎時相公有少女方擇婚入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婿矣夫人不可曰我女豈可與錄事兒爲婚相公不從竟婚其女 楚峯類說

公世家南原肜溪獵山木以供甘旨節日獻壽嘗自製一曲曰北有屯山嶺南有智異山頌借兩山壽萬歲奉慈顔先自歌之遂起舞悅親之事雖兒戲無不爲 潜谷舊錄

爲全州府尹政尚慈仁吏民愛之陞嘉善 輿地勝覽

公器識精審詳密頴換經國大典五禮儀註當時諳練典

故無此故事文廟釋奠其饌物設席而奠公嘗赴京見
中朝禮請設饌卓從之 王世子冠服與朝臣同公又
啓曰 世子服朝服無貴貴之義請具七章遠遊冠絳
紗袍下其議皆曰可遂以爲式
公凡三出守皆爲親屈公之治邑也民被其澤固不可一
一言然其化俗之由盖有說其在長興也時則具慶矣
日奉問不絶時手以甘旨於全於羅浮昌已逝親扶板
輿奉慈顔安于衙之淨室置別廚與夫人親甘旨雖賓
客至必告由入進饌然後出待如是以爲常過其民閭
境內年邁者籍記之月致酒肉民之觀感而興起者可

敎之乎

公有一弟資產歉毋鄭氏常以爲念公與之粟一百幷一

奴鄭恍撫其背曰吾孝子

公居家常整冠危坐敎子孫以忠孝誠信接人無一冗語

一是湜湜也 華洪處自貴達撰墓誌

觀察海西敎書略曰孝友之化鄕里者非一二計敎名之

動搢紳者垂四十年弟綠愛日之誠屢上乞郡之奏行

篤顏曾人不閒父母兄弟之言治邁龔黃民無有歎息

愁悵之敎此實跡也

魚有沼 貞莊公

字　　人　世祖二年丙子武科魁丁亥封李

施愛策敵愾功臣超授工曹判書封榮城君　成宗

朝又參佐理功臣歷兵吏曹判書官至右贊成

成化丁亥吉州人前會寧府使李施愛殺節度使康孝文

據州以叛以龜城君浚爲都統使贊成曹錫文爲副康

純魚有沼爲大將起復許琮爲本道節度往討之純琮

等大戰于洪原又戰于北青又戰于蔓嶺賊乘高據險

矢下如雨我軍不得上魚有沼以小舟載精兵著青衣

與草木色無別由海曲攀木緣崖繞出上峰俯賊背鼓

誘賊大驚頗下軍亦乘勢豪植蟻附以上賊遂潰施愛走吉州盡収婦女財寶欲入虜中吉州人許由禮誘賊黨李珠等擒施愛來斬于軍前傳首京師進爵浚以下策功賜勲券時有旨攻建州衛李滿住之勑遣魚有沼南怡等四軍赴之有沼直擣巢穴斬滿住父子擒獲無筭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某月日朝鮮大將魚有沼滅建州而還天兵進到見大書具由以奏 帝遣使褒奬賜彩段白金紋繡西洋布又賜魚有沼等銀兩表裡方其旋師也虜驍騎數十衝突我軍披靡有沼瞋目而出戒士卒毋得相從單騎馳射連斃殪之虜驚潰不

敢逞 紀年通考

永安道城底野人有舉部潛移他處者朝廷恐生他釁特遣魚有沼慰安之以有沼曾爲北道兵使服其心也有沼倍道而進先使人於其部開示敎書野人初不信曰誑我輩也遂投其書于地使者曰汝苟不信魚令公來矣野人曰令公果來乎令公來則是我父也可得見之乎有沼聞之馳入其部虜皆羅拜有沼開誠撫諭皆悅服敢命遂命其酋長而還使還其居 東閣雜記

冬大閱于京畿賫成魚有沼從駕至永平縣卒于圍中有沼性本寬和與人無忤處事詳密有儒者氣象臨陣對

敵意思安閑 紀年通考

魚贇成有沼遠祖重翼本姓池生而體貌奇異腋下有鱗甲及長仕高麗王太祖時人咸稱其三鱗甲非常人也太祖見之曰汝有鱗甲乃是魚也仍賜姓魚 東閣雜記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之八

許琮　忠貞公

字宗卿號尙友堂陽川人宣德甲寅生　世祖丙子生員丁丑登第丁亥討李施愛策敵愾勳封陽川君成宗朝又策佐理勳歷大司憲兵吏戶判贊成官至右議政甲寅卒年六十一

公少時奇偉不類凡兒年十二三時與同隊小兒上寺讀書一日夜半盜來盡偷諸兒衣鞋而去一日諸兒恐怖皆散去公獨確然不動高枕大卧取筆書壁曰旣之衣芳宜吾鞋之莫偷旣奪衣又偷鞋穴功爲盜先生不

取也 思齋摭言

世祖抄簡文臣分習天文地理公屬天文學研窮法天之法適有日食之変公書啓推步其末並論 上好佛法喜遊畋不御經筵不納諫諍之失 上以為有志有才命加一資其後以兼藝文講書 上曰汝是前日言事者歟公申論前啓之意 世祖欲試其守命捽下又取匣劒橫膝命力士寉適曰俟吾拔劒盡匣卽斬之徐徐拔之劒光閃閃未盡露旁侍者股慄而公確然不動隨問而對音吐洪暢 上還納匣中曰眞壯夫也大加稱賞命進酌公徐就尊所酌酒進退雍容可觀

許琮乙酉拜北道兵使年三十二丙戌丁內艱以康孝文代之明年李施愛反殺孝文 上曰誰能爲予辦此即日除公節度使公不敢辭翌日陛辭在途聞觀察使申㴐被屠倍道至永興聞都摠使龜城君浚屯兵不進爲書諭之 據蔓嶺我軍仰攻死傷過當公指示魚有沼令潛師魚貫而上萬衆齊呼不能支吾施愛跳去諸將欲急追公曰自古元兇失勢其下必相圖施愛之頭將至矣數日賊黨李珠等縛施愛至軍前（並潛谷舊錄）

南怡之獄領中樞府事康純辭連亦就訊怡受刑脛骨中

折遂引伏曰康純教我也純曰年過七十位極人臣有
何利而敎南怡乎怡笑曰吾之不服者庶幾圖效於後
日今脛骨皆折已作殘疾無用之人生亦何爲如我少
少者尙不惜死白首老革死固宜矣吾故證之 睿廟
問曰兵曹判書許琮亦知之乎時琮入侍惶恐伏地怡
曰琮忠臣不知也願用之勿疑 寄齋雜記
成宗癸卯 貞熹王后薨于溫泉攢宮奉梓于城外永順
君家贇成許琮啓曰昔河崙死於外命入城殯之重大
臣也今以俗忌 大行王妃在城外臣竊痛之 潛谷舊錄
弘治戊申董侍講越王給事敞頒 登極詔許忠貞公琮

以遠迎使候于義州兩使尚矜持視人蔑如左右執事
者小失尺寸則必詬怒曰我非爾國貂璫敢爾無禮耶
蓋往時奉使者多我國入朝官寺故有是言及見公身
長玉立衣冠偉然兩使矍眙相目曰堂堂哉若人自是
嚴稜漸消左右雖或迕意皆不問每見公必留語從容
相與討論經史或至夜分而罷一日王給事語及嘗奉
使遊蜀公問蜀有二路陸由糜斜水由荊門公由何路
給事曰由江而入公又問曰江出岷濫觴至夔東峽極
險至夷陵始漫流信否因舉江至某某地為某某水沿
江上下襄樊荊鄂數千里間山川遠近戶口多寡以至

古今英雄豪傑并呑割據歷歷縷數兩使心服前接公
手曰若非胷藏萬卷何能如此公問中朝典故雖宮禁
隱密皆爲公盡言畧無所諱兩使還到江上依依不忍
別至涕出曰望公早時來朝使中國知海外有此人還
朝嘖嘖縉紳間曰所不知者天上也人間則無遺其後
艾郎中璞奉使而來爲人傲很遇卿相貴人皆睥睨不
爲禮然入境首問公起居及見公斂容屏氣送迎鞠躬
甚禮重之 稗官雜記
拜永安觀察使摩撫煦麻一方寧謐公請學謁聖 領之
暇執經講讀儒風大興六鎭之人咸重跡來學道內大

旱公齋宿沸流水上投文禱雨玄應輒至闔境大穰辛亥秩滿當遞將征尼亇車故命仍之公受命與師虜畢遁登山望我軍不見其際憮然曰彼皆人耶何如是夥也公之此行非徒尼亇車震疊建州三衛聞敎亦懼
上聞師還遣都承旨鄭敬祖賫宣醞迎勞盖異数也
公天稟極高加之邃學卓識神謀默斷出人意表平生以忠直自許論國家大事披肝瀝膽言不得行則繼之流涕百行純備而孝友尤卓絶大度包含無物不容而至於論人奸邪直言無隱早貴隆赫清貧如寒畯所居湫陋人所難堪而處之泰然嘗曰富貴在天何用力求妄

希非分適足為害 並潛谷舊錄

成廟廢妃尹氏親事紡績嘗上朱永機織緝 成廟往見之妃下機而言曰 上監何身之長也 上曰又有長於我者當召試觀之遂命召許琮入許公盖身長十一尺

謏聞瑣錄

陽川君許琮狀貌魁偉風彩嶷然一時推為大人君子自少博學能文至於天文律曆醫卜之技無不精通而又能弓馬國有大事必以公為元帥然不治家產所居僅蔽風日淡如也 青坡劇談

尚友堂病劇 上遣內官問後事公已危遂開目帳語曰

傾 殿下愼終如始訃聞 上輟肉膳曰於大臣之亡伊誰不痛如許相盡瘁國事涉蹂不毛侵犯風露榮衛損和此予尤痛忍食肉耶公亡朝廷若空士林相吊至有失敎而哭者

李陰崖耔尙友堂詩曰國朝名相在 英陵曰黃曰許在 宣陵曰許公諱琮字宗卿號尙友堂初釋褐以慢傲見忤 光陵屢以淫威以試其守旋命進爵從容不失儀範自是華聞日著躐致靑紫不由階級儀規瑰偉風采凝嚴如秋天冬日望之也厲卽之也溫尤好性理之學沉潛考究多其所自得者非銖積寸累塗諸耳目者

比復貫穿諸史閱朱文公通鑑綱目更兩旬而畢其精
勤傚斂多類是故其施諸注措者皆爲模倣爲可法知
遇 宣陵比德元首入爲皐夔出爲方石歡欣鼓舞朝
臻大猷而遽爾殂損豈非命也歟其爲詩文類其德焉
不事雕琢而渾厚端慤自中成律有德者必有言詎不
信歟

許忠貞公琮磊落有奇節不事家人生産作業所居之室
湫隘卑陋晏如也每受祿俸卽分恤族戚之窮寒者且
聚同宗子弟諄諄然勸讀教之不倦尤不喜權勢門無
私謁卜相數年未盡展施而卒豈非天也其孫許沆阿

附顯叔若徇竄嘗於 經幄垂涕言曰臣許琮之孫也
庶不欺罔甚矣小人情態如此韓忠獻公不獨有佗冑
也(丙辰丁巳錄)

許忠貞公琮文貞公琛昆季俱爲相而德業俱著國朝所
無也其姊有文行識鑑享年百歲故門中至今稱之曰
百歲祖母爲二公事之極恭凡朝廷大議二公必就問
之 成廟將廢尹妃二公咨之曰豈有子在儲宮罪其
母國家晏然無故者乎於是忠貞稱疾不往而文貞公
異議遆職後廢主荒亂悉誅滅議當廢者文貞獨免人
皆服其卓識云(識小錄)

魚世謙 文貞公

字子益孝瞻之子宣德壬子生二十登司馬 世祖二年丙子登第賜暇湖堂歷吏郎藝文直提學承旨

睿宗朝策翊戴功臣封咸從君又歷平安監司大司憲吏曹叅判戶兵曹判書贊成典文衡燕山朝拜右議政賜几杖壬戌卒年七十一

成化己亥奉皇勑征建州衛大捷世謙爲奏聞使仍獻俘至遼東太監及總兵官都御史等語之曰彼擄人及首級何必并獻京師首級則付邊鎭人口則付親戚不亦可乎吾等當具由奏聞世謙曰獻馘王庭故也奏捷而

無其實將何以驗注復數三回主人為設遊公揖而不
跪御史曰何不跪荅曰我奉 殿下之命來朝京師諸大
人特設宴以慰我耳焉得跪飲 東閣雜記
公抵北京兩太監問魚有沼放置等事公曰有沼良將常
思奮不顧身蒡踰越險遠人馬疲極江水旋觧芻粮已
盡罷兵而還誠不得已哉 殿下恐失朝廷約束直以
大義裁之耳再遣他將終有成績哉 殿下忠勤朝廷
豈盡知乎是行也使事甚重公以禮周旋中國之人莫
不慊之
夏還自京師獻所得五倫書文翰類選律條疏議國子監

通志趙子昂書簇四軸 上曰前後赴京宰相進籍者
多而令卿所進予甚嘉之賜馬裝豹皮行狀並
甲寅 成廟幸 先陵仍拜影殿于奉先寺魚世謙以大
司憲扈從寺僧欲饋百官世謙諫曰以堂堂扈從之臣
受僧施食於國體何况百官皆自賫飯不患無食 上
曰任爾不食世謙與諸臺皆不食東閣雜記
成均儒生以作詩譏師長繫獄者多飢公啓曰法見匿名
書焚之令有詩無名是匿名書也在所不問且遠方儒
生專仰館廩今繫獄供饋皆闕是亦可悶 上曰宜即
速放又 命承旨往檢供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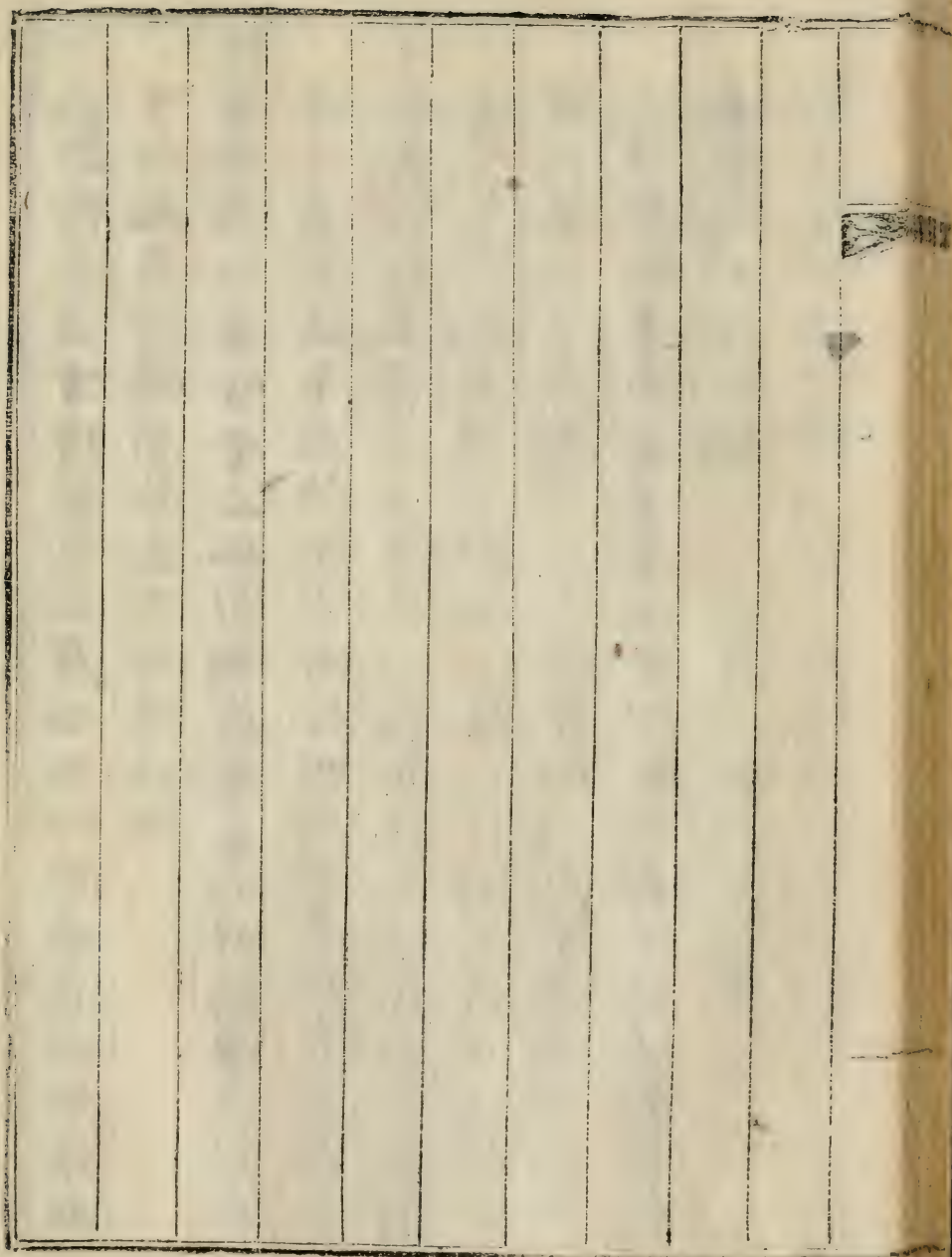
公於經筵進曰漢唐之世宦寺專權而人主亦不悟終至
於亂亡大抵救火於熖熖止水於涓涓則其功易
丁巳秋公於經筵講至漢明帝臨雍拜老曰人君以誠意
正心為學然後能不惑於他歧明帝之學章句而已未
聞大道故惑於佛教為萬世基禍之主唯我 成宗深
斥佛教命勿度僧今者創寺於 宣陵旁雖 上殿之命
殿下當舉大義以請止也內需司之儲無非國之物也
責於創建寺刹而請此非國家所出豈可乎 成宗闢
佛御書具在實錄實嗣王龜鑑 殿下以此
遠有一儒生於試策請建寺刹以穰大臣皆欲置之而

成宗命黜遐方辟佛之意此亦可見臣前者祗事
宣陵見寺在陵旁金鼓震動所當撤去宜亟改作並行狀
李克墩見金馹孫史草言於摠裁官魚世謙世謙不應乃
言於柳子光子光大喜卽乘夕携酒往盧思愼第從容
酒酣言及 先廟受恩之後仍相與涕泣以感動其心
遂言及史事共密告魚世謙以告罷相野言別錄
公天性樸而不露汪汪若萬頃波自少恬於進取口不出
利祿之言雖有射御折衝之才未嘗自衒事親至孝與
妻子愉愉未嘗有愠色惡衣服而朝服則修整菲飲食
而祭祀則豐潔所居之室纔土爲階不加丹堊寢房數

間書室獨坐一事披閱一飯不休一張琴瑟一具博奕
而惟酒無量客來輒對飮而飣餖草草遮席肅然如處
士之居焉其待人也平心下氣雖公孤至而未嘗修邊
幅子弟在而未嘗傲氣色常敎子弟曰吾宗鮮少有來
見待之以親踈內外非余志也
居官廉簡嚴明所在有績又善治劇剖決如流案無留牘
爲文章操筆立就出於胷中不拘常格自成一家嘗涖
事八道凢山川風土歷覽遍記其文益肆平生未嘗作
一書爲子弟求恩澤深以盛滿爲戒
旣疾內醫金與守來診曰宜灸公曰七十希壽政丞極品

二者得無復有何冀况先君七十一而逝我亦令年七十一死且何憾而必炙求活哉 並行狀

舊例典文衡者官至三公則遂其意三公則論道經邦不可下兼文衡事也弘治年魚公世謙以大提學陞右議政朝議以爲當令文章之士無出魚右遂令仍帶文衡魚公之始爲大提學以孫舜孝許琮辭之及其齊相亦有成俔洪貴達而魚公之不讓朝議之不敢未之知也

中廟朝李容齋金安老皆以議政而不遞文衡盖援魚公之例也 稗官雜記

魚世恭 襄肅公

字子敬世謙之弟 宣德癸丑生 世祖二年丙子

登第丁亥以承旨 特拜咸吉道觀察使討李施愛

參敵愾功臣封牙城君官至戶曹判書

成化丁亥吉州人前會寧府使李施愛謀叛殺節度使康

孝文等遣其黨來達 命龜城君浚爲都摠使右賛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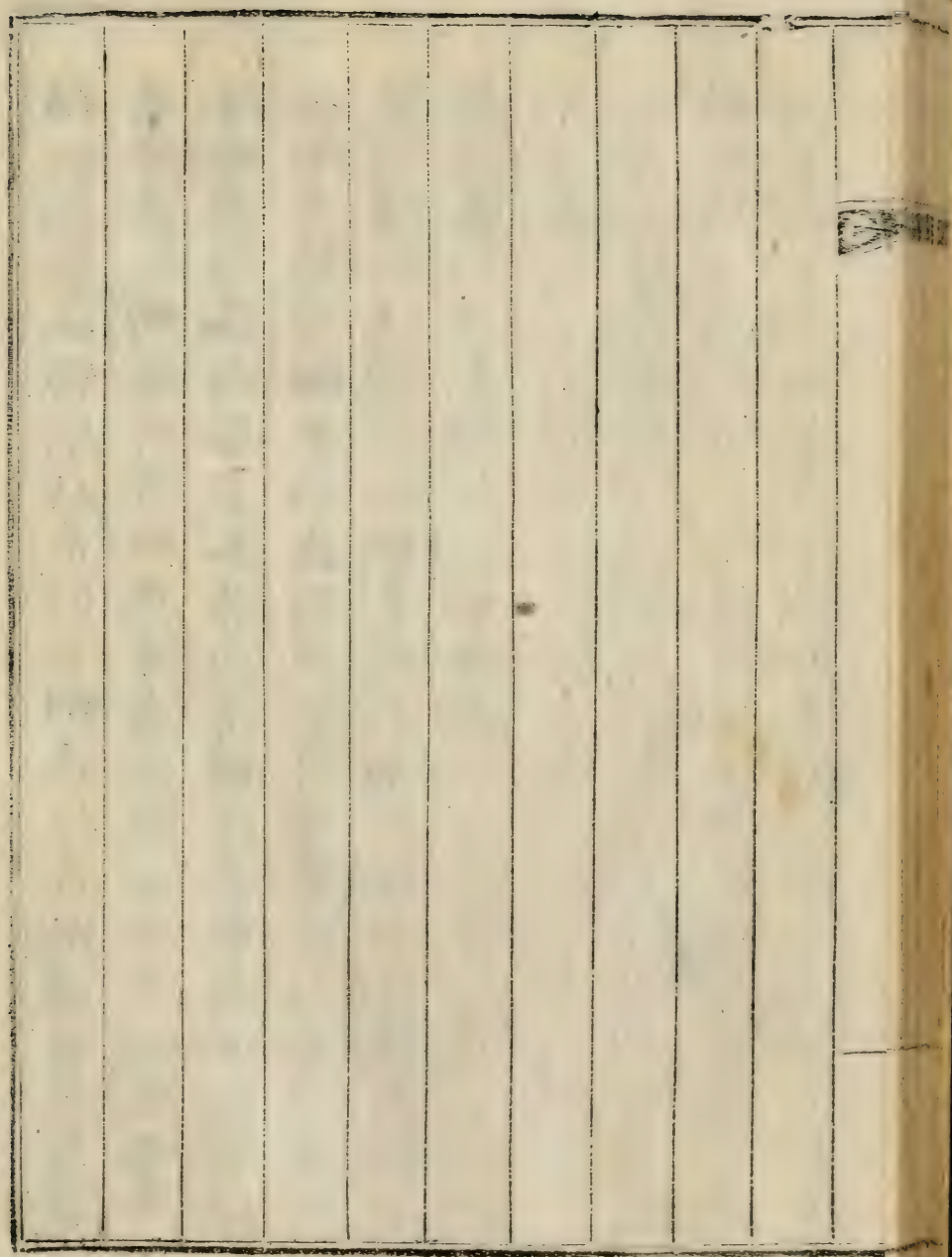
曺錫文爲副往討之余祖襄肅公諱世恭時爲左承旨

命趙嘉請代申㴐爲咸吉道觀察使公在途咸興人

又作亂殺前觀察使申㴐亦施愛之謀也公入安邊府

人民逃散者什九至咸興府無一人迎候者出廵野外

民家皆空往往逢人皆走伏草間輒招呼曉諭曰朝廷
討賊施愛而已於汝人民無預也其各安業如故仍給
農粮使相曉解或謂公曰刺客可畏不可不備公曰若
設兵衛益生民疑只率吏輩數人而行一日獲賊黨韓
崇智諸將欲禀朝廷公抗議曰軍中之事制在主將且
咸人如崇智者非一莫若速斬以孤其心以斷群疑遂
斬于大門外咸之軍民欲免其罪爭寫首亂者姓名投
于都摠使公曰不可盡誅遂焚其書軍中反側者乃安
官軍鎭洪原縣夜聞賊來襲都摠使欲移陣避之公曰
今入賊境人心危疑主將若動無敵自破我軍雖少皆

精銳安可示弱乎乃止明日都摠使又聞賊要夜襲欲
退陣咸関頻公不可曰大軍在賊後必不來縱使之來
彼此夾攻為我擒矣今若夜行賊必來截其敗必矣遂
止明日踰嶺賊果伏兵欲截輜重官軍逐之乃追其臨
危料事如此賊平分咸吉道為南北而移公為北道觀
察使遂安也方時年三十六 稗官雜記

鄭蘭宗　翼憲公

字國馨號虛白堂東萊人宣德癸丑生　世祖二年丙子登第賜暇湖堂選入史局丙戌重試連登拔英拔俊兩科　成宗朝策佐理功臣封東萊君歷兆兵使咸鏡監司全羅監司平安兵使右贊吏曹判書己酉卒年五十七

公美風儀襟度豁然無畦畛早爲　世廟眷重屢試以事無不稱　旨一日引對　使殿問周易圓覺經優劣公對曰佛氏妖書何得與三聖經比并乎上佯若震怒命力士捽下撞之公神色自若竟不問

以衛將勒所部環侍殿庭　上命小臣揮羽扇以召諸將

餘人爭奔恐後公念此非召將之道獨不應上叟令宗

臣直擧公名以召之凡三召竟不動　上嘗意公可任

爲將至是見其持重益奇之　愚顧日隆

守北門急患風眩不理軍務者逾月僚佐欲聞于　朝公

止之曰藩鎭帥臣亟以病聞則　上必驚憂且世道分

閫人皆憚之迹類規避吾所不敢諸君姑觀我病勢必

不可爲然後馳啓未晩俄而病瘳于時北賊尼麻車之

部聞公病謀欲入寇公詗知之力疾而起與僚佐籌之

曰兵有先聲攻心之法此可以訹撓之乃聚城底胡酋

數十人語之曰有朝旨令節度使將五鎮兵討尼麻車以懲前日寇邊之罪爾等亦嘗從軍因與約為期日而遣之尼麻車聞之怖以為大將軍至逃竄山谷遂失耕穫馬畜多斃數歲不敢窺邊傺佐服公機智欲具由以啓又止之曰職所當為何煩問為

關北距京師夐遠人不知學監司李啓孫始立學規聚道內子弟之穎秀者教之經史公繼其後以為人不學則無以知親上死長之義乃因前法而益修之置其餼廩嚴其程課暇日則躬詣學舍閱其藝業能者獎之自是列邑之人皆興於學登第者輩出詩書之習至今不衰

公之力也

公好讀書或夜分不輟其難解者不甚講究至於理道所關及治亂興亡所由判處未嘗不反覆細繹撤首撤尾然後已並碑

李従生 莊襄公

字紬之咸平人永樂癸卯生 世祖六年庚辰登武科歷寧邊府使平安東西中三道節度使忠淸慶尙兵使策敵愾勳封咸城君處山乙卯卒七十三

少有兇字及長善射御甲申 世祖選武士觀射于禁苑公三發皆中鵠 上大加褒獎拜澄閑僉使

丁亥李施愛叛 上命將公爲先鋒至蔓嶺賊甚盛左右皆[illegible][illegible]不敢進大軍亦不至公乃下拔樹左右揮之軍皆股栗鼓譟而進公躍馬奮擊賊披靡大軍繼至望見曰彼黑面大頂玉者誰軍中告曰李衛將也凱還策勳是

年以 皇帝命助征建州衛擣其巢穴而還

己亥尹弼商征建州時公爲衛將江路氷滑馬顚墜傷元帥驚救曰若非公誰先鋒乎公卽上馬直入賊穴焚燒廬帳而還元帥勞之曰是役之捷皆公力也

公天資質直稟性寬厚居官莅事務遵大體待人接物和氣藹如嗜酒無量亦無酒失朋舊謂之酒德

乙卯當國恤悲毁成疾而終 並滑谷舊錄

李德良

字君擧全城八年二十三擢武科 世祖丁亥以會寧府使討李施愛策敵愾勳封全義君歷四道觀察使三曹叅判工曹判書大司憲卒年五十三

公身長八尺俊偉不常嶷然有遠到氣象幼時訍攷成公奉祖見而奇之曰是所謂千里駒妻以外孫女及長善射御擢武科 世祖召見深器之爲刑曹正郞判書曹公錫文初以年少易之及試其能甚嘉歎

上元有駕幸必以公爲大將嘗謂公曰汝爲大將年少位卑官高者多隷焉汝得無嚴憚耶對曰臣雖卑旣受命

為將何敢憚之有 上笑曰異日汝必為良將
公嘗入侍于內 上命草招撫野人諭書公謝曰臣武人
不敢 上曰第為之及製進 上嘉之曰雖文士何以
加此遂用之居無何慶源府使缺代以公階加通政蓋
將欲大援故試使之臨民制敵而高其秩也
為大司憲朝綱肅坐義禁府訊獄平歷事 三朝終始一
心所之有赦平生不屑屑於財利亦無心於赦色但嗜
酒每對客飲見天真乃已 並洪居白貴達撰碑

成俔 文戴公

字磬叔號慵齋任之弟正統己未生 世祖五年己卯進士壬午登第薦入史局兼弘文正字又登拔英試丙申重試賜暇湖堂歷直提學副提學承旨大司成閱東西北三道觀察使禮曹判書典文衡燕山甲子卒年六十六

公聰秀異常十餘歲恭惠公卒與兩兄廬于墓側三年學業讀書不輟伯仲視其學日畫進大奇之曰能繼吾家者必是兒也

睿宗即位抄選經筵官只置六人公其一也常引入卧内

講論經史時人榮

乙未随上黨府院君韓明澮朝京與李瓊仝崔淑精同行二人皆有才名公相與唱和應答如響滔滔不竭二人皆服

陞副提學　成宗方尚文雅公嘗上八條封事　上大加稱賞賜宴于内御書褒之又命公製宋朝群臣請黜五鬼表旣進　上歎賞命貼坐壁因加褒賜

戊申董越王敞奉詔來公應接盡禮相與唱和兩公歎服後見本國人赴京者必問公安否

持拜嶺伯時方刪定樂律朝議以公專掌其事不宜外任

命遞之特拜禮書判書公以濫越辭　上曰卿知禮
樂故特授之予久欲授卿此職今亦晩矣何濫之有
嘗以承旨見罷與蔡仁川壽約遊金剛野服青鞋探奇窮
勝戒諸僕勿言名職郡邑莫知爲誰也少時學琴通曉
律呂對月皷琴翛然遐想望之如神仙中人
遺書曰凡關喪葬務從簡約門前駕牛挽章只十以表我
儉素之意焉　上恩官至六卿無德可述只用表石勿
用碑　並行狀
公作鵲巢說云諺傳鵲巢午地則其家主得美官吾家南
園有栗樹一株鵲巢其顚數年養雛未幾擢重試陞銀

臺按察閔東西兩界人皆云鵲巢之所致也近者鵲又
來巢隣族盈門來賀頌之自樞府降爲行職蹇蹟困頓
之餘又得風痒卧席數月僅賴藥餌而愈家中僮僕相
繼得病卒使仲子背逝棲棲治喪萬事尾裂何前後得
失之有異如是以今思之前鵲之來適值余昌運發揚
之時後鵲之至又遣余衰老消縮之日夫治亂運也窮
達命也貴賤時也鵲之微物焉能作爲於其間
公性疎豁不拘檗易無競君子人也文章如水湧而山出
少時行至興牲署南時微雨風噴沫不能進忽覺暖氣
射面如火又有醜氣不可堪見路上東谷有人着簑笠

長數十尺面如藍目如炬公自念若失心必墮彼計遂
控馬縱目視之其人便回首登空而去公曰信乎心定
則怪不入也

公與蔡奢之作遊山之行約以互相爲僕蔡爲僕則主人
輒喜待求無不獲公爲僕則輒遭主人之怒多被驅逐
之辱公謂蔡曰君以何術能致主人懽蔡答曰入主家
凡有所見之物無不賛美公依其言偶見主人之妻跣
足汲井乃曰婦人之足甚白皙美好也主翁怒持杖逐
之曰吾妻之足雖白何與客耶公見辱而還謂曰吾依
公言賛主婦之足而反逢其怒何也蔡曰君譽其妻彼

必妬其有意逢辱固也相與大噱

廢主末年追罪言者皆置重典公亦以首諫罷倖之事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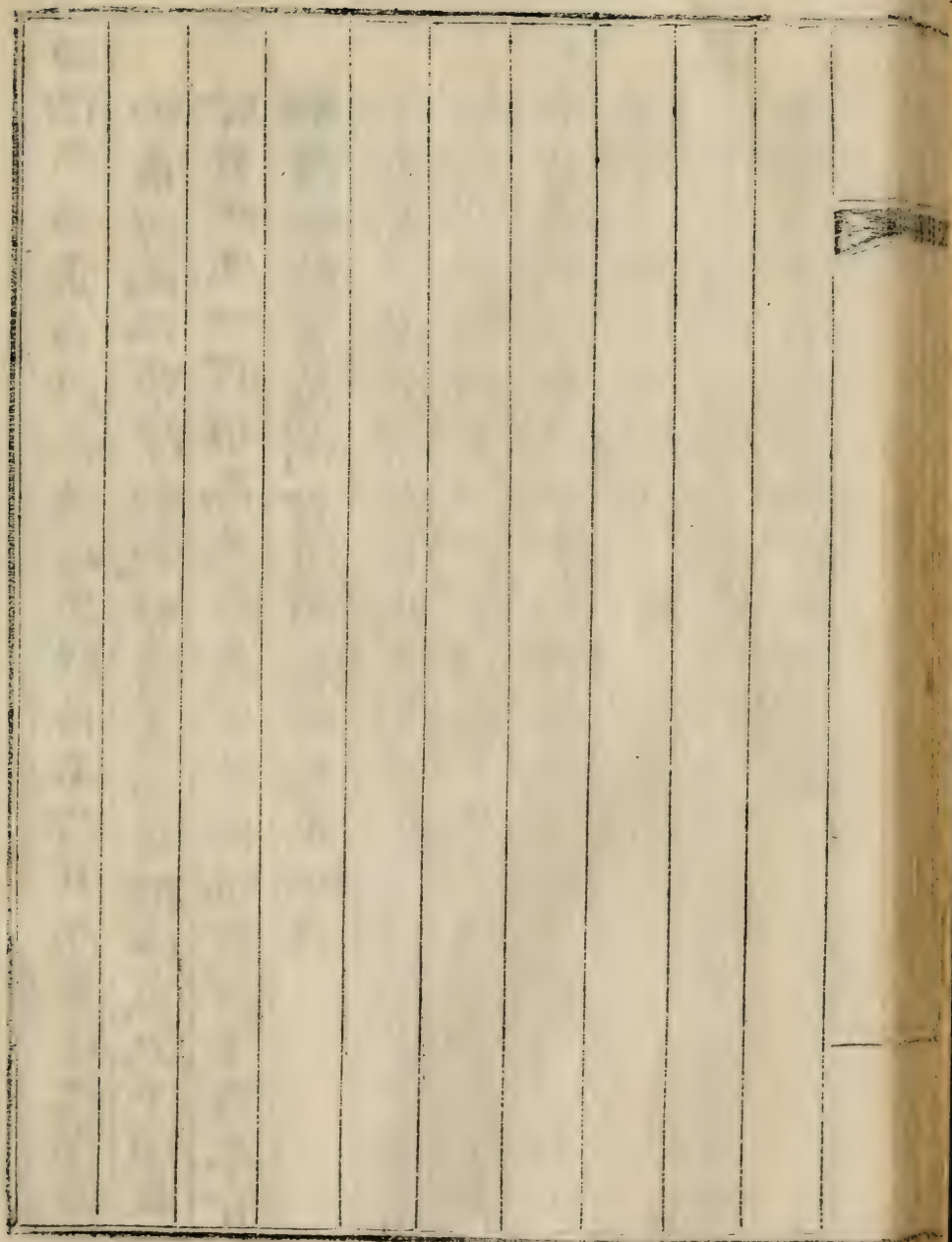
泉壤之禍二子流竄

洪寺正公與成右相世昌相許爲友嘗於正月雪後乘夕

訪之就東園別室開窓穩話夜半有琴韻出於庭際潛

穴窓視之有老翁就梅花下掃雪而坐露白髮橫短琴

清音響持

四佳之後虛白挺大古今衆體無不作其所著述之富諸公無與爲比樂學軌範慵齋叢話桑楡俗覽太平通載皆其所述一時推爲文府其中桑楡俗覽六十餘卷皆紀國朝故實最關世道而亂中見失 晴窓軟談

柳洵 文僖公

字希明文化人號老圃堂正統壬戌生十九魁司馬

世祖八年壬午登第丙戌擢重試又登拔英試燕

山末年爲領議政 中宗反正策靖國功臣封文城

府院君甲戌再入相丁丑卒年七十七

成宗朝爲副提學 上命召下美人圖令賦詩以進結聯

曰君王自是踈顔色展盡猶應寄一嚬 上稱善命工

粧績爲簇

燕山時爲首相欲去位不得辭欲匡救徒觸忌常憂煎自

傷

公耽翫書籍雖職務煩劇未嘗廢至於字學頗擬精徹醫方地理無不用功性又節儉不好華侈不喜宴遊敖樂友愛兄弟兄渭居於川寤寐每時節製衣遺之弟沈於疾親考方書迎醫別劑以救衣具施贈視兄如一並潛谷舊錄

三大將擧事日以文城柳洵為舊相召之文城馳赴之末三鼓也道逢辟除問曰誰也下人對曰都承旨姜渾也必錯聞更點而詣闕矣公使謂曰今日太早非詣闕時也吾之所往令公必隨來不然不可說也姜許之仍踵其後到南小門洞口遠見訓鍊院人馬騈闐燈燭煒煌

猶不知為何事文城駐馬謂曰今日跟老夫不可造次
難也大事至矣姜始懼甚既下馬緊隨文城而進三大
將見文城而起讓席再三坐初定平城瞪目指之曰此
何人文城曰乃姜潗也老夫帶來矣平城曰前有約必
先殺之今不可留也文城悚憂無言見菁川蔡文城之
色急謂平城曰目今擾攘之際書記無人姑使掌之後
殺之猶未晩也平城叱嗟而止姜遂搴手執筆左承右
奉能得其機遂皆稱善竟策勳為晉川君自此事文城
如父兄朝夕必謁新味必薦至於內外奴僕亦皆傾心
厚施公沒之後事夫人未嘗少怠治其喪尤加意焉寄齋

雜記

中宗四年二月 命追削反正之日入直承旨尹璋曺繼衡李堣等靖國功臣大抵皆姻婭請囑權鈞高卧門外姜渾韓洵朝服詣闕被拘軍門皆錄功籍特此三人見廢王窮困投身托命而反誑誘走出物論所唾至是上以節義責臣下 命政府六曺收議柳洵少氣節無是非獨啓曰臣是反正日首相聞變蒼茫莫知所出而亦與勳籍靦然治世臣與三人實同形跡不敢献議聞者是之

己巳閏九月領議政柳洵罷洵起自布衣以文墨出身歷

職清顯無迁於世遂至台輔燕山之朝以首相専事唯諾及反正之後例加功臣之歸自度被汚已甚亦無所逹明而復事依遠臺諫侍從交章論罷亦不自降讓至是因天変更論而洵亦固辭命罷並陰崖雜記

李陸

字放翁號青坡居士原之孫正統戊午生　世祖五年己卯生進甲申登魁科丙戌忝拔英試又擢重試歷藝文應教大司成慶尚江原觀察使大司憲戊午卒年六十一

公少時倜儻不羈年二十二中生進攏棄家事南入智異山三年不出聞風從遊者雲集人有請其不習舉子業者公曰士之榮瘁有命豈可留心於雕篆小技遂擭子史諸書矻矻忘倦甲申　世祖幸溫湯取士公自嶺南至揚言於衆曰不占巍科誓不入洛果擢第一名聞騰

纛
丁酉夏出爲忠淸觀察使時公之父守槐山郡有 旨宣
召曰父爲郡守子爲監司交代之際接受甚難其速上
來時論榮之
甲寅 成宗賓天公爲請謚承襲副使公有宿疾親戚皆
以跋涉之苦止之公曰人臣分義當夷險一節況值國
之大事豈敢顧一己之私遂行禮部問本朝世系人無
對者公歷敘本末無少差華人歎服以爲識事宰相
公天性明敏端嚴正直一心奉國終始不渝博通群書尤
長於史所著有靑坡劇談 並虛白成俔撰

許琮 文貞公

字獻之琮之弟正統甲子生 世祖八年壬午進士

成宗六年乙未登第賜暇湖堂歷校理弼善直提

學承旨全羅慶尚兩道觀察使大司憲吏曹判書獻

山甲子拜右議政乙丑卒年六十二

公幼而聰頴端秀逈異凡兒旣長就學博覽強記經史子

集過目未嘗忘大爲時輩所推服與兄忠貞公琮齊名

忠貞公奇偉卓犖公則温粹精敏雖所造不同而士林

翕然皆景仰莫能相上下焉

時成廟鋭意文治重文學之士思有以作成之乃敎曰

業不專不成宜如　世宗朝故事其擇文臣賜暇于山
房以專其業遂　命公及蔡壽權健曹偉俞好仁楊熙
止等就藏義寺講習供給之具錫賚之豐出於尋常以
示寵渥之隆未幾更　命入侍經幄朝夕論思分番迭
休休日則肄業如故如是者數年　天眷充注士林皆
榮之以比登瀛州
己亥春特拜驪州判官有宰相啓曰某文學行誼當常在
侍從獻納之地不宜補外　成廟曰予豈不知但為此
者欲暫屈試治民耳請之益固乃　命遞
癸卯春始設侍講院選擇朝臣之有德行文學兼備者充

之乃以公爲弼善時公所交遊與申從濩權健黃傳俞
好仁金訢等皆以文章見重於世 上在春注 命公
及從濩等每於歲終繕寫一年所著詩文以進以備淸
燕之覽儒林籍籍以爲曠世之榮
壬子夏授嘉善拜全羅道觀察使各憲府啓曰爲監司者
徵斂郡縣以應人求者或有之請禁之 成廟曰如某
廉正必不爲此
拜大司憲遇事敢言朝綱頓肅然持心平正不容私意於
其間故人愈信服而罔有怨者皆以爲近來任風憲得
體無有如公者

公赴朝行李蕭然帶行通事等相語曰宰相之心我皆知
之未見有如公之清者至大都牙儈細人不得買賣皆
笑公爲貪宰相將還遼東大人疑買弓角而欲盜令搜
槖公謂其人曰此出於　聖旨乎抑大人所自爲乎弊
邦敬事　皇朝出於至誠故朝廷亦待之無外異於他
國今疑而欲搜行槖於外人視聽何如恐非所以示天
下也且我國前承聖勅屢征野人因此搆怨爲我世讎
若聞此事則亦必指笑以謂朝鮮麗附上國而反爲所
疑此亦無乃有妨於事體乎遼東大人聞公語愧悟曰
宰相言是也我不及此遂止

己未拜户曹判書兼同知成均館事都摠府副摠管知成均館事洪貴達啓曰學教師表之任所係重大請專委某以成均之事以責作成之效燕山曰户曹掌賦摠府典禁兵所係尤重不可人人而授之其遞成均同知

特拜吏曹判書曰用人以賢古今通論特超一資以行吏判之任命下之日朝野相慶以為得賢判書公廉方公正復有操鑑掄選注擬咸適其才人莫敢干以私亦無怨其屈滯者門庭蕭然無異乎昔前後掌銓衡者物論翕然皆以公為首

時三公缺位滿朝想望一日燕山命召右議政柳洵等議

置相仍傳曰三公之任燮理陰陽所係非輕以一家言
之屋雖傾危棟樑若良則可以久存君雖慵暗苟能相
臣執德輔導匡救則可以長久而不亾今欲以某作相
謀諸卿等而卿等亦以爲然是臣主之意皆協即當拜
之也洵等啓曰臣等備員而已如某名望所在今日卜
相得人臣等不勝大賀燕山即命召公敎曰朝臣非不
多擢用卿者予意有在卿其知之公辭曰夫所以擢用
必才德特出而後可以當之臣於朝臣之中德望最下
庸劣無似今蒙拔擢不次已甚請辭燕山曰雖小官必
人器相當而後可授也况台耉之任乎物論皆以卿爲

可故授之也公又辭曰朝廷官爵當以此遷轉臣現
祖宗以來未有二品陞三公者三公之職所任重大以
臣庸才恐不能堪臣之所以固辭者出於誠心非爲虛
文也燕山曰古云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苟可用也何計
資級擢卿爲相衆論所歸其無辭但以赤心輔予一人
仍賜犀帶一腰

乙丑春患風疾漸至彌留燕山遣內侍金子遠問候曰三
公之任不可輕遞望速調輔以匡不逮因賜內廚珍羞
甚優公對曰小臣無似特蒙上德待罪三事常欲竭犬
馬之力庶報萬一今至於斯恐未復覩天顏也公於病

中勑子夯曰我疾定不起矣然年踰六十位登三事固無遺憾矣平生雖蒙上恩得至於此無勳業可記愼勿竪碑表事務遵儉約勿用豐侈以重余過生必有死理所必至如斯而已爾輩亦無慟也疾革妻子哭泣公聞而止之曰汝輩不讀家禮耶醫來診脉曰六脉俱順公曰脉順乎予不喜也惟欲其速絶耳遂不進藥略無留人世之意蓋憂時事而然也

公天性恬靜寡欲從容温粹純和之氣達於面目語黙動靜端詳閑泰不露圭角口未嘗言人過失平居怡怡無疾言遽色雖子夯奴僕未嘗見其有喜慍之色及其臨

事處决發然不可犯治家淡泊生産作業略無經意入則唯終日讀書而已雖貴為三公四方無田園之殖唯所業所傳數頃而已一家百口取給祿俸而他無長物焉平生孝友尤出至性事慈闈以色奉寡姊以誠日相聚會嬉笑飮食而盡歡意交朋友接人物亦淡然無僞故莫不敬而愛焉性不喜榮進無汲汲之意常以漁釣為樂每徃来林泉必休告信宿而返其冲澹雅趣如此至於居官蒞職守正不撓終始一節處事精簡不為煩擾而自理雖久操權柄而門無私謁清約如寒素之家卒之日家無餘財僅辦喪具親戚故舊来見者尤服公

公之清德以爲不可及

公之舊第茅茨湫隘無旋馬之地或言太濫曰在公則安

而妻子可憐可治第以

公爲詩文淵源精確斥去浮靡閑淡簡遠追乎大雅然不

事表襮恒若不廷焉 並金慕齋撰行狀

盧公弼 交城君

字希亮思愼之子號菊逸齋正統乙丑生 世祖八年壬午司馬丙戌登第歷典翰副提學六曹長官右參贊官至領中樞府事賜几杖 中宗丙子卒年七十二

燕山甲子杖配茂長非其罪也秋丁外憂時方短喪制雖士大夫畏罪秋禍鮮守古禮公於配所設神位哭行朝夕奠服終三年

中宗即位請承襲未蒙 允朝廷擧公更進禮部猶執前議公陳請誠切竟得權署勑而還

公事親誠孝老而彌篤每遇節日躬詣先塋掃墳奈收恤
宗親周救婚喪不喜紛華褻衣惡食晏如也並潛谷舊錄
正德二年盧公弼回自京師 帝降勅曰惟爾署理本國
大小庶務以國王體統行事益敦孝睦以係群望朕將
有後命時金應箕等請誥于京師禮部題準以爲須對
一國衆論也公庶名正言順而群情允愜故盧公弼崔
淑生將王親文武官共一千三百餘員會定議奏以聞
禮部又題準姑令權署國事公弼即具題以進其略曰
竊惟署國事者蓋因國內無主未受命於 天子時從
權假爲之事也安有權道久處王位上應藩屏之重寄

下從一國之民志乎且聞危病鬼之伺也大位奸之窺也國王之痼疾彌留新王爵命未加國事無統人心未定脆有不逞之徒煽動其間使國内不靖豈不貽朝廷之憂乎蓋天子之鎮撫四海也近者懷之遠者柔之使四方得安其職至於匹夫匹婦亦莫不各獲其所今我弊邦王位虛曠已踰一年擧國遑遑無所控告一歲之中使价再來請恩命而猶未蒙允使弊邦名分未定國勢危疑非聖明綏遠之道也禮部又題准以爲今若允許則王位之位在於二三陪臣之手家事任長再具於

王大妃奏本以來至明年春乃賜誥命 日月錄

安琛

字子珎正統乙丑生 世祖八年壬午生進丙戌登

第賜暇湖堂歷修撰獻納應敎副提學大司成忠淸

全羅平安三道觀察使官至工曹判書 中宗乙亥

卒年七十一

成宗乙未拜獻納一日因朝對極論公主第宅踰制時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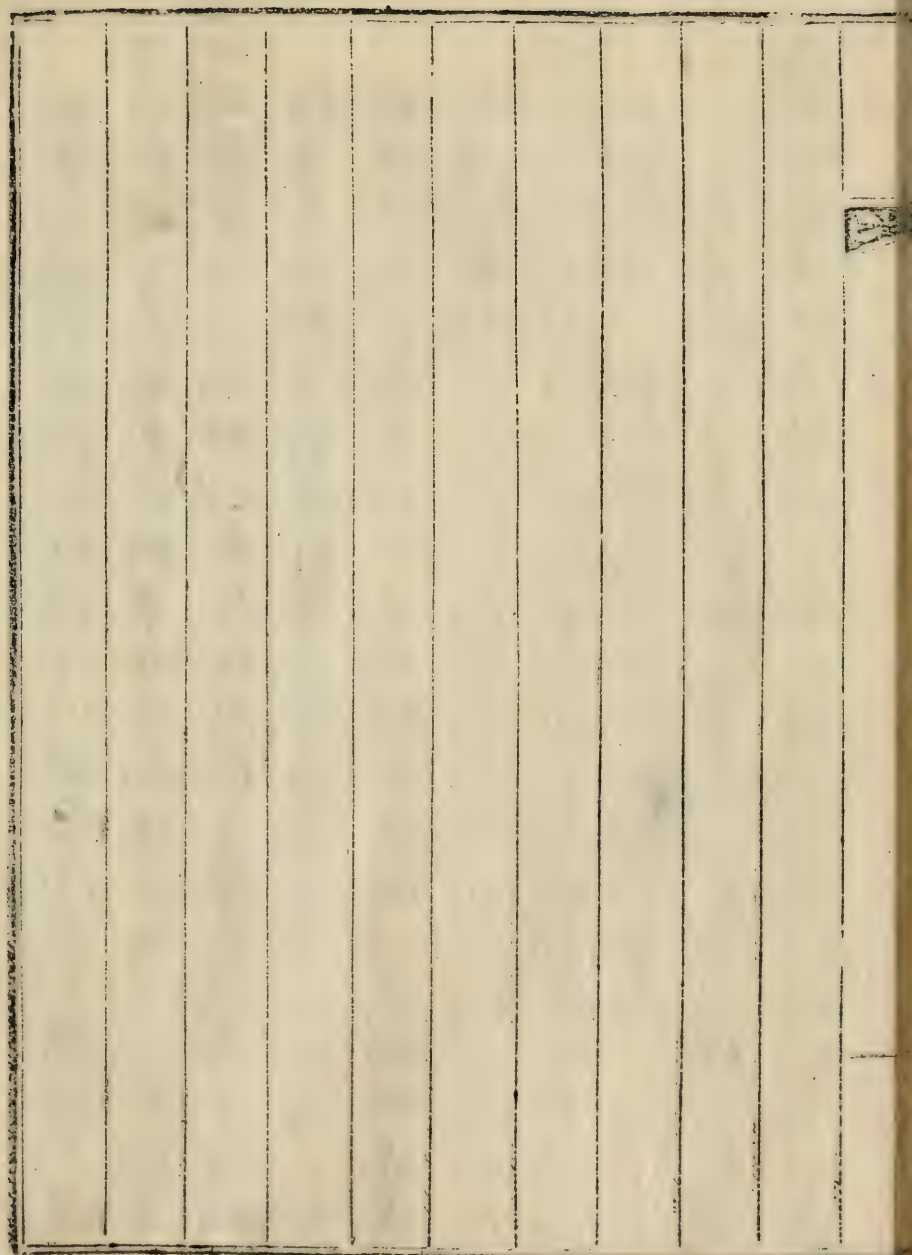
士洪爲諫長其子光載尙公主甚恨之卽會兩司于朝

房士洪揚言曰臺諫須訟同乃啓同啓非宜公曰言官

當各盡抱蘊若有所待必碍言路士洪愈執不廻具以

啓 上卽召對令陳狀知不可相容並許遞之

應教時任士洪爲都承旨勢焰頗熾公與同列論發其姦
上震怒同官皆見罷賴宗室朱溪正深源極諫陳士
洪陰邪狀 上大悟卽斥士洪而復公等職
公性端雅簡靜自少爲儕輩所推許所與遊皆一世知名
士爲文章以達意爲尚遇物措思音韻皆諧筆跡典重
得松雪遺法求書碑碣屛障者日相繼 成廟大加奬
異累下內紙 命書進其見賞遇如此
公以敎化自養士始所至必以興學爲務其爲大司成敎
養誘掖皆有課程患諸生食堂陋隘斥以爲廣又患學
宮與閭閻相溷收買洞口 撤之以西泮水爲限及

爲平安道觀察使設作成庫以贍學廪至今猶遵不廢平生未嘗言人過失然國事亦不爲避其斥士洪也公主之甚力故士洪銜公尤甚及燕山末年士洪平日所睚眦或至闔門遣禍常恐不免惟務與世浮沉而已 聖朝中與公已告病而 上猶以耆舊特擢爲六卿亦異數也 並容齋荇撰碑

蔡壽

字耆之仁川人正統己巳生 世祖十四年戊子司
馬 睿宗元年己丑登魁科 成宗七年丙申重試
歷吏郎典翰承旨湖西關西兩道觀察使大司憲
中廟反正叅靖國功臣封仁川君乙亥卒六十七

公招拜同副承旨至是釋褐適十年人榮之以為一舉首
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正為公道也公以不次乞
辭 御筆狀尾曰予觀明鏡妍蚩自露莫鋪區區之辭
罄竭斷斷之誠至左承旨坐事當遞 命降左副政院
啓曰院中上下之間禮分甚嚴當遞不當降 答曰如

某不可不在喉舌卿等安知予有何意不數日抄擢都
承旨再三退辭 御札荅之辭旨丁寧至引古名臣以
勉之且曰一身榮辱禍福皆在欽之一字其器遇之隆
如此嘗入對因天変極論丙子之連坐多濫久竄遐裔
豈無寃枉 上大感悟疏放凡數十人
大司憲闕 上適幸淡苑 命入侍大臣薦堪職者公亦
在薦中 上擢拜之召公教曰憲長須用慷慨人卿為
承旨久予知卿心是以命卿 命都承旨李吉甫取金
帶帶之
一日侍經筵與校理權景祐同啓尹氏雖廢嘗配至尊而

令處閭閻奉養亦窘請别置一室官給廩餼 上震怒鞫問壽對不屈又下禁府鞫之壽對如前竟赦不加罪

三年始叙

初公在侍從察任士洪父子奸狀倡同僚上章力辨且言不去將敗國人且怪之以爲太甚後士洪果敗是服其先識士洪怨公至骨至是當國凡平生所嫉惡者必置死地乃已人皆爲公悚懼公曰死生在天略不爲意雖在遷謫中言笑怡然無異乎昔

中宗卽位叅靖國勳進階封君公見一時朋儕凋謝殆盡卿相以下皆後進晩輩班列無可省識乃歎曰少年知

遇食祿已四十餘年榮幸已極不去何爲遂退故咸寧
村舍老爲舍南有斷峰臨流斗起就其頂構小亭名曰
壯哉日與子姪群從觴詠爲樂縉紳間往往爲詩文賛
詠其事而稱慕之以爲名遂身退今世一人而已
公天性素宕不拘與物無忤唯好讀書雖疾病未嘗釋卷
不過數遍成誦平生誄愛山水罷承旨後與成公俔遊
金剛大憲後遊俗雅行具草草如布衣時唯以琴酒自
隨人莫有知者山僧亦以措大目之 並容齋李荇撰墓誌
蔡仁川壽嘗爲都承旨時金相壽童爲注書年少登第容
顏秀美處事精敏仁川公每嘉歎不已仁川夫人適懷

孕當產仁川每仕罷還家語夫人曰君若生子當名壽童未幾果生子遂命名壽童卽叅判公紹権小名也其後仁川未免嘉善而金公已居首官路飜覆若此可笑 謏聞鎖錄○又見金相壽童傳

叅仁川壽為壯元而婿金顧叔李次野俱壯元一日為龍頭會中婿金延昌勘亦欲與之以非魁拒之金公令其夫人往告之曰小婿三十五為大提學乞以此人叅也仁川笑曰此不可不許叅也遂召而與宴云 識小錄

尹氏之廢也 成廟嘗以諺書書其罪遣中使及承旨一員逐日備帳諷讀冀其改過而復壼位尹氏終不改竟

賜死燕山臨朝盡殺其時承旨而蔡壽以不解諺文獨

免死野史之類

李蓀 胡簡公

字子芳廣陵人正統己未生己卯進士 世祖朝以善弓馬 命補宣傳官 成宗元年庚寅登文科歷副提學忠淸黃海全羅三道觀察使吏兵曹判書中宗反正叅靖國功臣封漢山君官至左賛成賜几杖庚辰卒年八十二

公性禀寬厚心存敬謹其居家事親以孝處兄弟以友恩育諸族不間疎遠疾病死喪護救備至常食千家者亦不下數十人家儲屢空略不為意居官務持大體不事細察至決大訟未嘗少撓其聽訟剔繁撮要剖斷如神

吏莫容奸民莫隱情其治民寬不至縱威不至苛蘓龢駿授納之大軌故所至必有報績盡可稱述聰明之性出於天賦一經耳目終身不忘國家典故文物以至山川道里民情物狀纖悉究到凡有疑質應荅如響必無遺失後進者倚以爲蓍蔡焉

既老與柳領相洵安判書琛及諸老之少時同遊南庠者結爲九老會每良辰佳節扶擕子姪迭往來爲娛一世稱羨事 並容齋李荇撰碑

權景祐

字 人 成宗元年庚寅登第選入翰苑歷

正言校理官至戶曹判書

成廟朝以監察充書狀官赴燕譯官濫賫物貨騶路騷然

其屬托之家多聯權貴公一切搜索以聞苟托一布者

皆鞫于詔獄 命超公三級

爲正言倡臺諫請黜任士洪言甚抗直士洪乘夕抵公陽

爲不知者曰誰敢爲此論者公直答曰直我敢甭士洪

氣沮不敢出一言而退

在弘文館論廢妃雖有罪不宜褻處閭閻 上震怒以爲

陰附世子爲後日地 命下牢獄責詰備至公略不沮
挫開陳誠悃援據歷代人主待廢妃事並劃功 上霽
威只罷其職 並稗官雜記

金訢

字君節號安樂堂　人正統戊辰生　成宗二年
辛卯登魁科賜暇湖堂遷入玉堂歷直提學藝文應
教官至工曹叅議壬子卒年四十五
胡簡有三子長文貞公李令領相公公其仲也少與文貞
俱受業於佔畢齋之門大被稱賞在儒冠名動縉紳間
公資禀甚高志氣超邁表裡洞澈無一點查滓為文章簡
古精到嘗侍經筵論事觸諱　天威震怒左右為之恐
公徐徐辨析不少動及奉使海洋卒遇風濤舟中皆叫
號失措公獨端坐吟嘯自若其不以死生利害撓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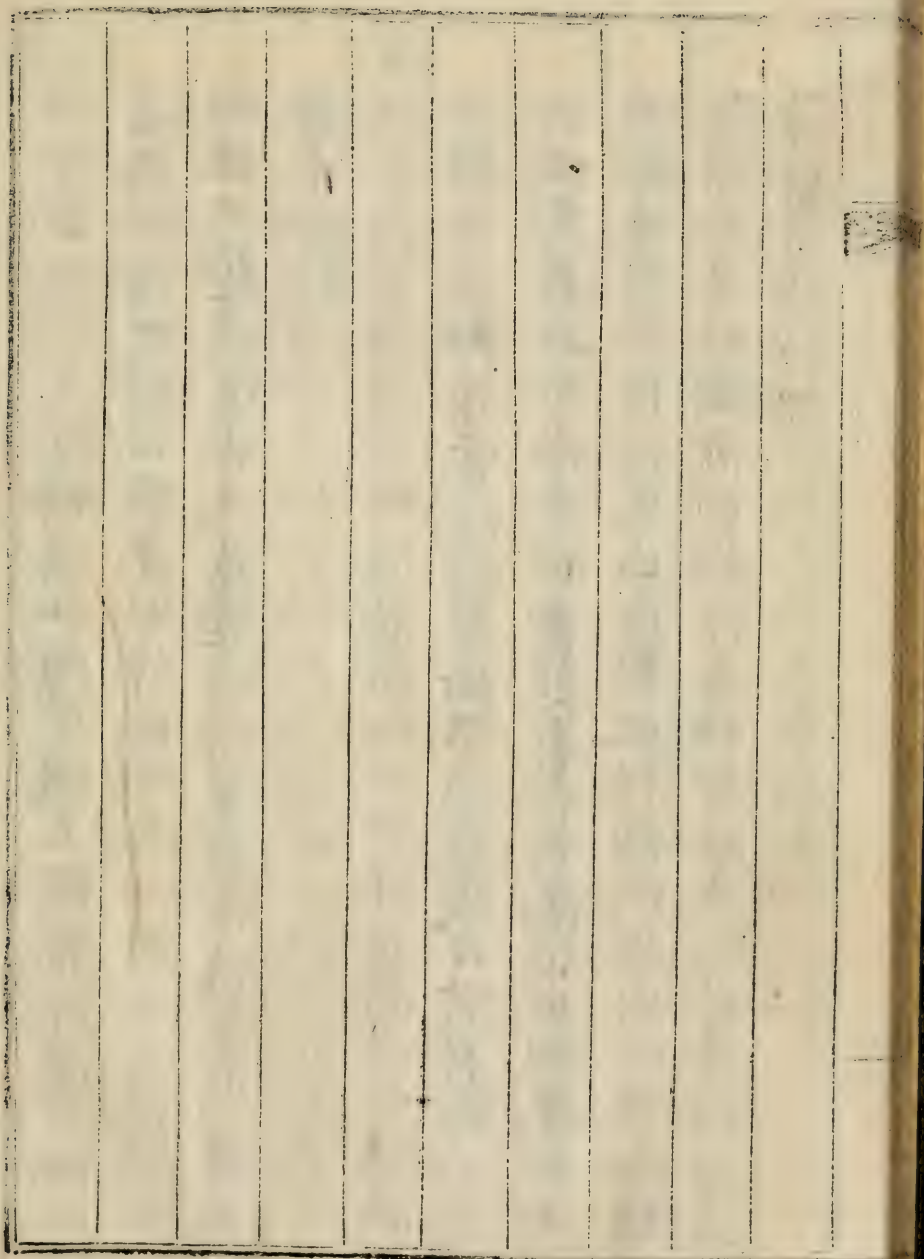
如此公之所自得者不但文章然也（並行狀 容齋李荇撰碑）

丙午直提學金訢以命進獻其外曾祖成概所書魏徵十思疏兼進劄子以寓規警之意 上乃賜經筵白綃帖裡黍皮靴且手札金䴡以賜曰省所上劄子與魏徵疏軸深用嘉焉徵之此言實萬世之蓍龜也爾父勸汝以魏徵自許爾又勸予以唐虞同治可謂父愛其子臣愛其君者也予雖不淑其敢忘之嘉汝之誠賞以廩之常置左右以自警焉書之楷正固無所敢 特陞訢爲工曺參議陞其父友臣爲丹陽郡守（虛敍公雜記）

公早升堂於佔畢齋得其淵源今觀其詩簡正古雅削其

世俗華艷一至於精深如冠冕佩玉斂容節度可敬而
儀也余謂也之詩非東方之詩也覌其所用力直欲寫出
性情之蘊遠追古人意趣所謂夐越常情卓然有見
者也 顔樂堂集跋

壬寅余誤恩西清一時偲緣雄俊之士林立而心所敬服
者獨吾君節耳嘗欲鄒章論事緫思㪍日過君節質也
則微笑若有所思索筆畫抹去命易他紙颯颯風馳而
雨驟筆不暫停須叟已盈㪍紙縱傍睨也出入古今援
據精切文彩爛然如㳂濩者雖罄終身之力其敢望其
髣髴耶 申㳂濩撰墓誌

俞好仁

字克己號㵢溪高灵人正統乙丑生 世祖八年壬
午生進 成宗五年甲午登第賜暇湖堂歷校理掌
令甲寅卒年五十

公幼而聰睿器宇天成年纔踰紀華聞已播壬午俱中司
馬丙試佔畢齋金先生爲咸陽郡守一見奇之許以忘
年

公忠孝清白居家不事產業妻孥不免有窘旻如也性沉
重簡嚴常不動聲色而子弟僕妾畏之如神明 並林葛川薰撰
行狀

公詩文高古筆力遒勁時稱三絶佔畢公文行冠一時公不讓焉公臨終語其子進士瑱曰君子須要不欺君汝若得一命當思我言家于潘溪因以為號潜谷舊録

姜私淑希孟送公啟養序曰金侯宗直為郡守咸陽尚文教傍近子弟贏糧而就學者毋慮數十人若夏山曺公諱太虚氏高靈俞公好仁克己氏皆使君所陶鑄而雄文鉅筆馳譽南州者也一日使君與俞公克己氏偕来景醇出迎于座目其貌沉静而簡默耳其言暢達而若訥乃知非凡士也徐觀其為人則學問精博詞藻雄渾不規規於事為之末而超然有薄榮利而崇道德者矣

鄭一蠹祭文公曰惟灵大氣鵬擧奇姿蔚蔚雲烟千紙風雨一筆早擢蓮榜晩登桂籍儒林宗匠玉堂巨擘 王用玉汝儲養文局爲親而屈負製錦縠才非百里豈可小邑玆承 綸命宜待帷幄文章緒餘忠義奮激竟入烏臺庶振邦國西山日薄烏鳥情切特候江陽五冉何朱鶴髮在闈未及軺迎安知微恙遽至易簀遠近聞赴孰不痛惜

魚得江銘公曰久矣黃壤埋此白璧四十年來但一片石清廟之器藍田之出一團和氣温而有栗德行旣文章餘事漢郭有道宋陳處士石雖爛矣萬古香名我不誣

墓無愧於銘

俞好仁在 成廟朝以文章最承恩寵親老乞養由修撰除居昌由校理除義城最後以掌令又乞歸養 上使之輦母來京以病不能致 御札下銓曹曰事親日短可除其隣晋州牧使銓曹辭以不可無故徑遷以毀成憲乃待陜川之闕除之好仁雖在外任 上令歲抄錄進所著詩文輒褒美賜母食物時曹梅溪偉亦乞養補外與好仁同被 眷渥逈出常數人皆榮之東閣雜記

俞公好仁在玉堂 恩顧特優非他學士比每月夜從宦者數人遊慶會樓池中小舟僅受五六人獨命好仁從

之有若唐玄宗之待李謫仙也好仁以校理称直 上
從小宦侍一人夜臨直宿之房好仁驚起 上命只着
紗帽而坐從容談論 上見其紬衾露敗絮黃染色退
上曰爾歷官清要儉素如此可尚也即 命宦者持
御被來因以覆之而去此正與唐文宗幸韋澳同一恩
寵也 上愛好仁之詩才恩渥日隆終不至大官盖察
其器不堪為宰輔也時人以是服 上之用人之各因
其才也
命好仁家在南中每乞歸省老母 成庙不許一日好仁
辭歸 成廟親餞中酣作詩以歌之好仁感泣左右亦為

之感激異日好仁不辭而去 成廟密遣人跡其行曰
予念未忘于懷渠亦念我乎受命者追及之至一驛亭
見好仁登樓北望夷猶久之遂書壁上一律曰北望君
臣隔南來母子同還奏其狀 上曰然渠亦念我好仁
乞縣便養老母 成廟初不許血誠頻年 命除義城
密諭司監曰好仁予之友也為親屈百里善視之未幾
監司考下下 上怒之問監司曰予曾有命何以殿好
仁也監司對曰國家守宰非為榮其身為其親民而執
物也今好仁吟風美月不治官事是以摘之並五山說林
俞瀋溪乞養為山陰縣監拙於吏治尋常文簿不能裁斷

有一民呈狀久無決語乃訴之曰決給不敢望唯欲還推本狀而去潘溪無以答通引在旁謂曰出官日所呈尚未決汝呈狀纔五日何遽為言可謂過甚潘溪喜其捷對曰此通引英邁矣嶺南方伯拜辭 成廟引見曰予故人俞好仁見任山陰縣監卿其斗頓方伯不奉旨竟以不恤民隱哦詩不輟罷黜云 祖宗朝 氣像於此可見 芝峰類說

俞潘溪好仁天性醇謹文章富贍便養乞郡而踈於吏治日與諸生討論經史有一村民歸訴於墻外曰投狀已久迄無黑白極為悶望案前小吏擧頭而悶曰汝之所

呈在幾日乎氓曰今已三日矣吏叱曰五六日已前者
尚無究決汝何汲汲乎姑退而待令可也諸生相顧而
笑公曰人各有可笑汝輩笑我之政事我亦笑汝輩之
製述矣 松窩雜記